

正德盧江崔白刻淳溪文粹



咸豐十年九月有蘇州書友持來
價開一兩六錢更有作書幾種此
亦祇合六錢耳 竟圖跋係嘉慶
五乘距合五十有一年矣左一亦
貢毛金砂礪跋頗好後有刻者似宜
存二十一日記應臨
目錄末一葉又記

正德書局藏書



淳溪文粹目錄

卷第一

詔敕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賜京畿京西湖北淮南路諸州軍撫諭勅書

大行隆祐皇后謚議

卷第二

制

資政殿學士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扈從



大母往洪州制

待制楊時工部侍郎制

蘇軾孫從事郎符政宣教郎制

權邦彥復舊職知江州兼制置使制

修職卽王倫改朝奉郎克大金通問制

姚平仲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出榜召赴行在制

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制

吳玠莫儔散官安置制

宋齊愈罷諫議大夫送御史臺根勘制

耿南仲散官南雄州安置制

劉黻贈特進制

知懷州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制

韓世忠除兩鎮節度使制

卷第三

表

辛亥年正旦遙拜道君皇帝表

賀赤烏白鵲表

羣臣上皇帝勸發第一表

謝除兼侍講表

謝進書特授左中大夫表

謝授新安郡侯表

謝泉州到任表

皇太后還闕賀表

謝謫永州居住表

賀皇太子正位表

卷第四

奏議

奏論趙士瑗高郵軍再任不當狀

奏論宋晦落職不當行詞狀

奏論金人留建康乞分張俊軍馬策應狀

奏論諸將無功狀

乞修日曆奏狀

卷第五

奏議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書

卷第六

記

嚴州高風堂記

洪州右獄蓋心堂記

清風堂記

朱州柳先生祠堂記

文正公祠堂記

卷第七

記

鎮江府重修州學大成殿記

朱州玩鷗亭記

長興周如愚殖齋記

鎮江府月觀記

卷第八

序

蘇魏公文集序

吳園先生春秋指南序

跋

書陳文惠公逸事後

跋東原集序

卷第九

碑

信州二堂碑

祭文

祭河文

傳

郭永傳

言

見謝給事書

銘

熊叔雅研銘

董天任研銘

卷第十

神道碑

尚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程公神道碑

龍圖閣學士左朝請大夫滕公神道碑

卷第十一

神道碑

朝請郎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贈少師傅公神道碑

尚書禮部侍郎致仕贈太中大夫衛公神道碑

朝請郎陶君墓表銘

卷第十二

墓志銘

懷德兩直學士致仕贈特進直學士蔣公

墓志銘

徵散閣待制致政蘇公墓志銘

朝請大夫三秘閣吳君墓志銘

朝請郎知建昌軍贈朝請大夫劉君墓志銘

卷第十三

墓志銘

左朝請大夫知全州汪君墓志銘

朝散郎致仕胡君墓志銘

安人王氏墓志銘

卷第十四

行狀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張公行狀

卷第十五

詩

桃源行

過吳明叟新居

同張昌時宿高明寺

次高郵軍

阻風雨辟渡寄王仲成

遊地函亭野步

庚午歲屏居零陵以門前候虫秋為韻

次願向君受感秋

晚登吳城山

過臨平

言寧川驛壁

宿鄴侯鎮

龜山上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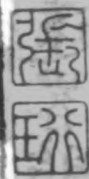
醉別季高侍郎

漫興

北憲

巴西亂後寄常州使君姪

浮溪文粹卷之一



詔敕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悲感痛悼真足感動人心

此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侵纏宮闈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公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為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隣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廢之質延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庶有康歛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

基實自高亨之眷命歷年二百八不知兵種亦尤君世無
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舉而敷大同立祖之心乃眷賢王
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歸康邸之舊藩
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且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
尤人唯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
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榻同底不平用敷告于多方
其深明於吾意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有罪已恤民之意可與陸宣公奉天詔參看

門下禦敵者莫如自治動民者富以至誠朕自續丕圖即
惟多故昧綏懷之遠畧貽播越之深憂雖眷我中原漢祚

必期於再復而迫於強敵商人幾至於五遷茲緣仗衛之
行尤歷江山之阻老弱扶病於道路飢疲蒙犯於風霜經
從或苦於繹騷程頭不無於煩費所幸天人協相川陸無
虞放治古之時巡即輿區一而安處言念連年之紛擾坐令
率土之流離鄉閭遭焚劫之裁財力困供輸之役肆風宵
而軫慮如水炭之交懷嗟以何辜由吾不德故每畏天而
警戒誓專克己以焦勞欲_七駐隣休戰則卑辭屈禮以請和
欲省費恤民則貶食損衣而從儉苟可坐銷於氛禳殆將
無愛於髮膚然邊陲歲駭而師徒不免於屢興餽餉日滋
而征歛未遑於全復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顧一時

社稷之憂非予獲已少候之寇攘之息首圖蠲省之宜况昨
來蒙蔽之俗成致今日凌夷之禍亟雖朕意日求於民瘼
而人情終壅於上聞主威非特於萬鈞堂下自遙於千里
既真偽有難憑之患則遐邇通街無告之冤已敷輔臣相與
虛懷而聽納亦令在位各項忘勢以咨詢直言者勿遣危
疑忠告者靡拘微隱所期爾衆或體朕懷尚慮四民興失
職之嗟百姓有奪時之怨科項苛急人心難俟於小康狂
獄蕃滋邦法有稽於末減乃用迎長之節特頒在宥之恩
於戲王者宅中夫豈甘心於遠狩皇天助順其將悔禍於
交侵唯我二三之臣與八億兆之衆亟攘外侮協濟中興

賜京畿京西湖北淮南路諸州軍撫諭教書

敕開封府等官吏軍民朕惟中原耕稼之區遭強虜腥膻
之毒百城相望無復炊煙三壤雖存鞠為茂草每與言而
及此輒回首以愴然使民喪亂以亡歸皆朕罪涼之所及
幸昊穹之悔禍偶邊鄙之息有顧率離蕩析之弊宜還定
拊循之急故令方伯就布詔恩爾其勉率族類歸安聞三
序錢鏐而觀銜艾雖未能即及於周詩賣刀而買犢乎
庶或可漸成於漢俗亟臻寧謐用副焦勞茲茲撫諭想宜
知悉

大行隆祐皇太后謚議

新奇非舊
善於論議

臣伏奉敕命禮部據太常寺由今來隆祐皇太后崩命差
謚議官差臣撰謚議者臣謹上議曰臣聞承天者地也所
以函六氣而熙歲功配陽者陰也所以分四時而成物化
麗宸極者后也所以奉宗祏而隆化基故古之母儀天下
者生也薦之尊名終而述其大行三代尚矣靡得而詳在
漢則明德和嘉著稱於前在唐則文德懿安垂紀于後皆
所以揭椒塗之範炳彤管之輝巍巍乎與帝德並隆不可
與已洪惟大行隆祐皇太后躬聖善之德茂柔明之資粵
自先正魏王有功仁祖之世王室所賴旂常紀之其澤溥
慶縣用集我大母基迹元祐嬪于泰陵逮事宣仁欽聖兩

宮稟二南之規兼四教之善正位宮掖三十餘年含弘光
大而體坤道之常進退存亡而得聖人之正及靖康初載
天割我家一帝出郊中原無統列辟相視莫知所圖我大
母是於危難之中自任以天一之重手接大寶授之聖明
當方隅傾側之时序璇歷纂承之次雖文母以十亂與周
不能過也已而六飛南渡按臨武林元兇闕朝究自內作
天下之勢甚於綴旒我大母以袂而履禍機立談而銷逆
履坐使天地復正三辰復明四方元元志元塗炭雖媯皇
以鍊石補天不能過也既勳然宗極如此而乃抑華敦儉
率禮蹈和塞私謁之塗裁外生之寵清淨謙冲而以道為

本沉潜剛克而與神為謀擁法聖躬輝誠盡愛煌煌乎度
越麟趾思齊之上夫方期清我甸服駕旋舊京度奉翟車
謁款宗廟極四海之養即東朝之安而昊天不辰禍結慈
極郊蠶告畢方開盛夏之祥陔駟難留遽掩長秋之御茲
天子追慕悼心失圖歎厚載之中傾痛仙游之不返雖遂
服不可勉從暮歲之喪而興食之時無遐舉音之節由是
命有司考易名之典懋飾終之儀告於神明節以四惠庶
幾有以彰淑則而暢德音謹以謚法明德有功曰昭視民
如子曰慈聰明睿智曰獻安曰有有功曰烈若乃兩值時變
當陽御簾基圖既安即復明時澤及萬世與天無窮非明

德之功邪寢興焦勞言動懇惻冒風濤兵革之險濟宇清
生靈之艱非視民如子邪察興替之端知變通之利親庶
政以任溥天之責奉真人以膺神器之歸非聰明睿智邪
中微之緒而我振之大亂之原而我室之從容房帷密軒
鴻造非安民有功邪嗚呼道之大者理謝形容名之尊者
言絕稱謂故古者賤不誅貴幼不誅長而皇后之謚則請
之於廟示雖天子必有尊也况我大母盛德元功復無前
比豈承學之臣所能議擬意者必受成于宗廟為足以對
在天之靈大行隆祐皇太后謚議宜以祖宗之命錫之曰
昭慈獻烈皇后臣謹議

浮溪文粹卷之一



浮溪文粹卷之二



制

資政殿學士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從大母
往洪州制

朕眷留近甸規復中原載惟南國之奧區空處東南之嚴
衛乃令近 恭邑遐征既奪留鑰之權仍總行臺之政具
官其剛明而沉邃 實而裕和謨謀為至治之計議論具
大臣之體延登未久已聞魏相之有聲委任雖難所賴
崇之知變茲屬阽危之會尤須倚重之才孰副乎求莫如
汝器是用輟從四近之列遣率百司之行朝長樂之宮以

日承于温清分周公之陟其身任于安危稍戢干戈即還廊廟

待制楊時工部侍郎制

朕不堪多難思見老成如升堂而聞蕭韶庶幾還風俗之厚若入國而望喬木有以知朝廷之尊既得其人當縻以秩具官某言垂當世名配前脩學必可行得師友淵源之正心無他慮惟國家飢渴之憂茲復綴于清班得每詢于黃髮雖閔勞以職事之劇然重失此典型之英非貳卿崇獎何以慰士夫之心非起部優閒無以寬耆艾之責勉留助朕勿浚言歸

蘇軾孫從事郎符政官教郎制

用事切當得命世臣之體

論世者豈惟喬木懷人者猶及甘棠偉哉千載之英繫我五朝之望朕不及見有孫而才宜加政秩之榮用示好賢之意昔賈生明王道漢錄賈嘉之能魏公進忠規唐表魏暮之烈人門兼用今古所同其振爾之家聲以待予之器使

權邦彥復舊職知江州兼制置使制

遇敵而致龜陵之奔孟明有罪毀家而紓楚國之難令戶為忠我有藩臣嘗隳城守已正簡書之坐當還符竹之分具官某頃典大州適當強虜既盡逾年之抗遂遭全室之

聖雖徐庶思親何勝方寸之亂而真卿委郡不廢朝廷之
歸在國法以靡容於人情而可憫付兵民之重寄專江漢
之上游盡復爾班式邁其往母愴家庭之禍當思王室之
艱

修職郎王淪改朝奉郎克大金通問使制

用事切音且
算中國體

朕惟疆事未寧親庭在遠夙宵軫念庶孝悌通于神明物
色求人儻忠信行於蠻貊眷茲久矣今乃得之以爾曹出
公侯資兼勇智言念主憂而臣辱何有於生如皆已佚而
人勞孰當其責雖淹回之未試獨慷慨以請行宜升郎秩
之榮仍委使華之重朕既俯同旨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

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勿憚祖征之遠佇期歸報之休

妣平仲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出勝召廷行在制

漢室備胡後魏尚雲中之守秦人御晉教孟明殺鮑之奔
與其選眾而收新進之才孰若棄瑕而責老成之效具官
某稟咨沉鷲事上朴忠時緣外侮之侵常畀中權之任乃
恃戎昭之果庶道之廟勝之謀空此逾平隱於亡命肆朕纂
圖之始求時敵愾之良議者昔言汝為可用執干戈而衛
社稷方急壯猷聽鼓鼙而思行臣且頌異數爰復州團之
秩俾趨岳狩之朝庶分北顧之憂尚稱東隅之失勉圖而
績仰副照知

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以潭州安置制

以死償節者臣子之宜亦生害仁也。有聖人所嫉儻或志存於軀命則將義薄於君就具官耳。身受國恩位登宰輔方宗社有非常之變乃人正思自盡之時而不能抗虎狼強暴之威徒欲為雀鼠偷生之計。此於大惡而不忍言雖天奪之明坐愚之至此然君思於器也。匱可乎宜大正於典刑用肅清於名分尚以本縣於迫脅惻然姑示於矜容黜授散官竄投荒服其體好生之德毋忘自訟之心。

吳玠莫儔散官安置制

侯惟國家厲名節於百年之餘導士夫於衆人之上非以

周旋於閒暇蓋將責望于艱危為捐軀殉國之無人則銷難解紛之奚賴某官某早緣推擇進躡近班當君親蒙犯于氛侵至臣子盜稱於名字殊非小變何以生為乃通命令之往來坐使等威之僭忒此而濶略孰不可容宜寵秩之盡鑄以一官而置散毋忘自省服我寬恩

宋齊愈罷諫議大夫送御史臺根勘制

義重于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于喪邦某官某蒙國厚恩為時顯官方氛侵結蕭牆之內至腥膻當閏位之初事既非常坐皆失色所幸探符之未獲奈何援筆以遽書遺毒至今造端自汝睦孟五行之說豈所宜

言袞寵九錫之文茲焉安忍其解諫垣之職以須廷尉
之平邦有常刑朕安敢赦

耿南仲散官南雍州置制

梁信侯景之奸而臺城不守唐養祿山之亂而靈武僅存
惟義者失于毫釐之間斯敵人玩于股掌之上爾迂儒無
斷循默苟容道君疑蕭傅之賢選叅儲禁淵聖用甘盤
之舊擢預政機方醜虜之憑陵舉中原而震擾克綏多難
所恃老謀乃憑款敵之言堅主弭兵之計逞其憤眊成此
艱危朕念失賞垂白之年寧為爾受失刑之謗而煩荐至
重比難私始黜置于散官用竄投于荒服汝雖知免吾悔

可也

劉韜贈特進制

忠人臣之大本全者幾希死天下之至難在乎兩處嗟我
卿之著招提然不屈於兵威既沒元身宜加爵秩具官某
天資莊重心術遠明內領藩條林活民之政外臨邊項揚
威敵之功方資廊廟之謀遽履朝廷之變不幸聞名於醜
虜將令毀節於偽廷龔勝飾巾心肯移於二姓仲鍼臨穴
人將贖於百身升華一品之班加賁九原之祿庶幾霜
不昧欽承

知懷州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制

韓絳之清
言外

賢者事君豈為保妻子之計國家多事所貴死封疆之臣
我有藩宣之英靡從威武之奪既遭奇禍宜蒙恩章具官
某少有令名屢更煩使昨任州符之寄適當遑遑之衢異
無援之孤城抗方虺之醜虜壯夫張巡之百戰躬履殲行
衆裁卞壺之一門幾無噍類屬予初載聞此沉寃念逝者
之何辜為潸然而出涕茲陞華於秘殿仍加恤於遺孤庶
爾精忠光吾信史

韓世除兩鎮節度使制

門下提貔虎以振天威深入山川之阻取鯨鯢而據國憤
永為宗社之休既執訊以來歸宜酬勲於不次肆頒明命

敷告治朝具官某事上樸忠臨機英果稟剛故俗甘陳兼
六郡之良決勝重圍飛羽有萬人之敵蚤備師干之試旋
膺齊鉞之除豈惟蹇蹇以匪躬每見多而益善非屬時
巡之遽因成國步之艱群小窺朝元兇干紀既罪人之未
得斯王旅以徂征迎敵鼓行靡待前茅之偵禽囚歸報遂
成獨柳之誅華夷由此以知威天地為之而卷稂莠歌一
奏盟府交書是用取累朝最盛之規加兩鎮久虛之渥視
班亞保升爵元侯增邑食於爰田衍井腴於真賦併為異
數用表元勳於戲見無禮於君爾既殫於忠蓋歸欽至於
廟我何愛於寵褒惟功名烈士之始終惟爵祿有邦之勸

沮高圖後效更拚前休

浮溪文粹卷之二



浮溪文粹卷之三

表

辛亥年正旦遙拜道君皇帝表 姚曲有味

伏以接千歲之統推神筭以膺斯上萬年之觴御端朝而
受祉若稽故實遙企清光恭惟太上皇帝陛下體道粹精
怡神冲漠方席宗祧之慶遠成國步之艱帝克游汾水之
陽久忘天下文王遇明夷之卦益見聖人臣自遠歲頽春
更時序當璣衡之載復悵旒宸之猶賒鴻鴈雖賓莫忘常
書於沙漠風濤中阻徒瞻雲氣於蓬萊

賀赤烏白鵲表 以烏鵲對說

治格時雍祥昭羽屬生皆異稟樂丹素以成形出若相符
信圖書之上瑞必有召此來非偶然中賀狀以烏本陽精
鶴知歲事方聖祚紹隆於大德適天時應在於金穰宜爾
珍禽呈茲瑞質孝能致哺煌煌儀則之新喜必傳音高
羽毛之潔用明諸福之畢至孰謂二蟲之無知恭惟皇帝
陛下保合大和緝熙純嘏跋行喙息皆安性命之情岳貢
川珍盡發乾坤之蘊是生神物來相昌期將合采以成章
乃同時而薦祉徊翔有煒協周家王屋之符粹美而真異
莊子彫陵之見既九重之有託寧三匝以求安臣等幸列
近司喜逢休應有生成遂宜多可俯之巢同類相求將致

來儀之鳳

群臣上皇帝勸發第一表

此表以為張邦昌文過然以偶屬之體寫委曲之情非精於四六者不能

天命有歸將嗣興於景運人心胥悅咸暉就於至仁雖時
表之非遙猶鴻稱之未正辱居近列殊震危衷中謝伏念
臣叨受國恩早居法從方百六朝廷之厄會偶二三輔弼
之無人猥以庸虛參其謀議旋屬虜情之變遽成天步之
艱二帝出郊旣蒙塵而不返九祀乏祀將攝裸以為名所
宜引死以力爭顧獨包羞而苟活生雖可耻志則甚明蓋
天下屯危方苦存亡之未定而古人事業唯觀濟否之如
何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奚益輒慕周勃安

劉之計庶伸程嬰存趙之忠儻奉真人光膺神器嗣下祖
八君之傳序慰四方萬里之謳唵誓伏歐刀敢頌司敗章
率土相從而歸啓且諸侯不輟以事周雖國鴻休實臣素
志願假須臾之死前瞻咫尺之威伏望皇帝陛下中奮英
明外符信順受圖高邑之瓊趣駕未央之宮盛九賓之禮
以見群臣輯六獻之儀而朝清廟時方多故幸少留黃屋
之心臣既無功願自謹清宮之職

謝除無侍講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無侍講者視草禁嚴談經間燕
近侍進言之責極儒臣稽古之榮拜命以還撫躬而懼臣

中謝常謂天縱將聖奚須博學以成名王求多聞蓋欲取
人而為善故自古右文之世必留心講藝之官如臣至愚
何以仰稱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卓然上智濟以克勤同漢
祖之英論道不忘於息馬笑齊侯之陋讀書見議於斷輪
而臣猥以非才膺茲遴選第竭簡編之習仰承帷幄之光
雖海岳深宗觀何取消埃之細然聖賢間見或不如農馬
之專

謝進書特授左中大夫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以臣再修到元符庚辰所編詔旨等特
授臣左中大夫者國史補亡雖已劫於宋獲君恩馭幸乃

歲冒於遷除則言勉於遺弓思獨於載筆上還不獲退
省為憂中謝奉以上上皇帝之學高明天資仁厚承熙洽
百年之後享安榮兩記之餘凡今言功之而傳視古詩書
而無愧祇歸詠國之相繼循致陟方以不還既海隅皆服
於堯喪宜柱下一新於漢注風象重以適年纂成豈謂皇
帝陛下明發右懷兼收周棄嗟夏時之既六於杞莫稽章
商頌之復全以那為首特懋存書之也臣微末承學之臣敢
不仰奉殊私俯殫絲力衷中朝副墨之要侯良史終青之
求穆王御駿以來歸已孤北望孔子感麟而有作尚見其
人

謝授新安郡侯表

臣某言准告命伏蒙聖恩以宗祀赦文授臣新安郡開國
侯加食邑三百戶者禮洽中天慶覃外服猥奉十行之詔
就加五等之封臣中謝伏念臣積冒恩私浸踰分願昨授
開於異縣蒙起廢於偏城久客還家方憇南飛之鵠通侯
授印忽成左顧之龜雖滲漉以惟均何遺律之獨異茲蓋
伏遇皇帝陛下調輶萬類藩飾群工屬宣宗之受釐蓋宗
區而蒙福臣適臨本郡仍昨鄉州宋人濟辟以得封望胡
及此漢將銀黃而夸里榮乃過之寵既逮於子孫忠敢移
於生死臣無任

謝泉州到任表

恭承休命就易名藩去父母之邦接浙敢同於他國問
夷之俗褰帷如在於中州責重捫心恩深墮涕中謝伏念
臣昨從祠館叨領守符素號迂踈無問馬及羊之智乃蒙
安便得維桑與梓之州二年而勞力勞心一身而畏首畏
尾力祈罷免反冒遷除雖賣劔買牛老猶堪於勃海然舉
頭見日身益遠於長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總覈百工照
臨萬國眷方隅之瀕海須師帥之得人故遣近臣往綏遐
俗况今閩徼莫盛泉山既旁接書文之同當尤懋歲市之
擾臣敢不仰遵寬大俯屬衰殘講求百粵之宜恭諸禹貢

奉上三年之計對以春秋

皇太后還闕賀表

伏審皇太后旋輿朔漠正位東朝唯一人修不已之誠故
四海睹非常之慶奉惟皇帝陛下德配高厚孝通神明躬
行曾閔於九重力奉美任於萬里雖天人之交相實古今
之未聞十載中天瞻鬱鬱葱葱之氣一朝廣內賦融融洩
洩之詩於昭亨日之祥永享含飴之樂臣屬嬰官守阻造
闕庭方歎唐朝屢下建中之詔忽聞漢殿一新長樂之儀
遙知坤極之尊真為一人類之喜

請永州居住表

辱恩冒寵久依日月之光盈滿挺裁自處雷霆之下蒙聖
息之寬大與善地以生全罪人心寒感深涕落中謝伏念
臣初無稱道積有悔尤所當退養於羅縻乃復浸成於老
詩忽聞威命適在窮途冒風雪以疾馳越江湖而踰伏非
恃冕旒之察難逃鈇鉞之誅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法
天聰明稽古干戈不用再臻全盛之時刑賞何心一付至
公之論而臣靡思兢慎仰負函容竝居并眉雖有措身之
地孤正立首未知歸骨之期

賀皇太子正位表

伏審顯膺寶冊升位春宮臨軒行曠古之儀見廟示承桃

之重恭惟皇太子殿下分輝之緒毓粹璿源挺天人岐嶷
之資稟神聖徇齊之教當周之上本支之盛獨冠百男宜漢
家羽翼之成無煩四皓前星之炳存震中潛某幸列宗枝
喜隆邦本河潤九甲方率族之依仁月有重輪願登歌而
薦祉

浮溪文粹卷之二



浮溪文粹卷之四

奏議

奏論趙士瑗高郵軍再任不當狀繳陳馴之切可



准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知高郵軍趙士瑗因發
運司舉留令依舊在任其稽違朝命特降兩官蘇遲別與
差遣令臣撰詞進入者右臣竊以人主之柄賞罰而已賞
必及善然後人知所勸罰必及惡然後人知所懲未聞且
實且罰而可以為政也謹按趙士瑗始以蘇遲赴官不肯
受代朝廷怒其稽違朝命特降兩官又緣自陳四任堂除
粗有勞效又發運使李祐劄子保奏復令在任臣不知朝

是也士瑗為是邪為非邪若以為是則方命不從者堯四
凶之罪也不應使之在任若以為非則借留任者漢循
吏之恩也不應使之降官以一士瑗之身而一日之間可
賞可罰臣竊惑之且士瑗自陳歷任有勞至據其所臨推
之不去公違詔條不顧義理亦可謂無廉耻甚矣縱方今
乏材豈無一人可治高郵如士瑗者邪况新除人別與差
遣在任人遷延依舊使有力者交結當權無日不居官無
援者待闕及期輒為人兩奪有十年不遷一日之祿者官
和之風也今陛下中興當痛革此弊奈何因士瑗復啓僥
倖之門臣以為不罷士瑗恐人人効其所為苟欲貪祿則

冒耻自陳及計會豈一僥倖保奏者皆得之矣此風漸不
可長伏望聖慈別擇止知高郵宜或且令蘇建赴任片
去士瑗為後來鄙夫之戒所有趙士瑗依舊在任降兩官
詞頭臣未敢撰進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論宋賻落職不置行詞狀

準中書省送詞頭一紙奉聖旨宋賻落職今臣撰詞進
入者右臣并論三章等一不當因赦復職陛下親降德音以
為三章等係奉酌元犯賻等賻赦今來臣條論到若全不
叙復即不露登極赦恩可於遂官吏更行減等降職臣在
膏之言既蒙陛下察聽又一頃聖訓委曲開諭如此臣雖至

景宣不知事然區區猶去不能已者或因宋時壽為陸
下陳之臣聞慶賞刑威曰考言賞而人不以為慶刑而人
不以為威者非人君之道也陛下自臨御以來半午子茲
矣宵衣旰食側躬倍行非不屬精焦勞是宜天下之人無
不畏威懷德然兵出則叛將出則北士大夫方命偃蹇莫
知聽上其何故哉以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也其賞罰不
當豈甚於因放復職之人昔古侯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
亡曰以其善善惡惡也曰若子之言賢君也何至於此父
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也曰崇寧
以來紀綱日紊其燕官據勢者非貴結權倖則權倖之親

也非誤國開邊以取賞則如惠關官以進身也如此等輩
皆僕新之材本非士類乘時以取誤操取公器如盜賊然考
其平生一無分毫可得之理以此清議不伸縉紳道喪天
下切齒則致今日之禍幸陛下與清議亦望稍伸縉紳
亦望行志承平之風庶幾可復彼一時饕餮之人雖盡行
刑奪通遠其害分乎况名位已極矣家其已積矣子弟已
官矣親戚已顯矣士大夫以謂有已不可進奪者為國家
之恨今日陛下亦既深知其非乃徒以赦恩之故復使累
累然爭汗清骨將使終身如其寵榮一何小人常幸而君
子常不幸邪臣恐郭君不能去惡之戒而四方餘體也

或謂登極者人主非也之思也於此而不復非所謂曠
然一新者臣以為故所以復者復其階官耳職不當復也
何以言之階官者積歲月可至而然名者人主所以待天
下英俊一時孰推之權豈非其人終身莫得而至也且謂
之復者言其才足以當此偶緣過失奪之今故其過失復
之耳既止緣僥倖初不當得之理何名為復哉若小人其
初得之如此其易既而行之後奪之如此其難則英俊之人
有以相謂矣曰我何以砥礪為哉正使懷遠不過與此曹
等耳欲望風節之強爭功之立豈不難哉識者又謂彼職
名者朝廷既已與之天若奪而不還如谷怨何臣以為人

主與奪但問其當與不當而已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
飯蔬食沒齒無怨言以其公也李吉甫相憲宗省冗官八
百員吏千四百員亦不聞其咨怨也彼吉甫管仲人臣耳
猶能使人退聽如此豈陛下以人主權勢之利革數十年
名器之濫而憂此數鄙夫不樂哉臣以為如守晦革治之
不勝其多何足一一煩降詞命伏望陛下詔有司取會凡
有職名者自觀文殿學士而下直秘閣而上共若干人每
職分為一等每等集為一類各具得職奪職因依及其人
勞効過惡申三省用祖宗舊法每等止留數人無其人則
闕其餘取旨雖未奪者悉行追奪不止於不叙復而已又

有雖當落職而寄祿官叨竊至錄青或通奉正議正奉者皆前日姦克邪佞之人非所當得亦乞降至中大夫而止臣又聞昨降指揮前宰執子弟因恩澤帶貼職及待制以上者並罷而近日鄭修年億年公然以雜學士乞見朝廷亦不問而許之錢蓋以誕謾落職初未嘗復也而於奏狀擅帶龍圖閣待制而羣臣亦無一言及此臣竊未喻臣愚欲乞如脩年億年並明降指揮孰為當得孰為當罷指定姓名鏤板施行如錢蓋者問其何以復職如無所因即重行黜竄庶幾卿士大夫共為陛下守此名器輔成中興之業所有宋晦落職詞頭臣未敢撰進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論金人留建康乞分張俊軍馬策應狀

右臣昨自二月未得之傳聞云金人在建康築城為度夏計臣雖幸其不然然竊憂之以為中國困於腥膻而得少休息者正賴其不能觸熱故常已寒方至未暑先歸吾於半年間汲汲措畫猶每歲奔命不暇今若縱其度夏則長為巢穴無所忌憚不知朝廷何以支吾迨到行在聞韓世忠列戰艦江中遮其歸路日有兩獲且言金人窮蹙之狀臣竊欣幸以為三月所傳誕妄耳續觀黃勝倫錄韓世忠捷奏又以為朝夕必可掃除今近二十日矣其耗寂無議者頗疑世忠奏報未必皆實無數日人自常潤來者皆云

虜於蔣山雨花臺兩處各創大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
及穴山作小洞子以為進暑之地陸增城壘水造戰船而
采石金人已渡復回者累累不絕今且五月矣比常年去
已月餘乃反去而復回其欲留建康明甚如此則與三月
所傳又俱符合臣聞金人動設詭詐尤喜為窮蹙之狀以
款我師我師墮其計中者前後非一今安知其本為度夏
計而陽為窮蹙者特以疑誤我師邪建康為東南咽喉國
之門戶也天下轉輸朝廷號令未有不由此而通者若金
人果據此為巢穴則東西饋餉遂絕如人扼其咽喉守其
門戶果得高枕而臥乎不知群臣日至上前亦嘗有反復

及此者否豈直以為無事而所當講者承平之先務乎抑
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聞也不惟是而已人既扼我咽
喉守我門戶則群盜亦將視我緩急以為向背國家果有
力能使之退聽屏息乎况又有意外之憂兩難言者不得
不慮臣愚以為此事所係非細廟堂當若救焚拯溺然朝
夕在念及五六月間我師便利之時會諸將與韓世忠一
舉掃除非特去目前之患將使懲創終身不敢復南其利
害豈不相萬哉雖聞近遣張俊提兵過江節制浙西人為
逸還前去以為策應此固陛下長算也不知張俊果能為
陛下有慨然立功之意乎臣愚心欲乞專使在得力使臣數人

齊陛下宸翰星夜兼程自襄鄧荆湖以來迎張俊軍今分
數萬人順流而下仍於上流自計置糧餉載以自隨彼張
俊軍既皆新人必精銳可用且敵人見上流之師突然而
至莫知其數必破膽奔潰此制虜一奇也如其不然八九
月間氣候稍涼彼得時矣機會一失雖悔何追伏望睿意
不以臣言為愚輕此賊忽此事特加採納不勝幸甚

奏論諸將無功狀

審事情識時勢非特於文章好舉
道亦未自過於此奏

准行在御史臺告報正月三十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
將來虜騎北歸或盡數過江或於建康杭越等州留兵戡
據各當如何措畫及當於何處駐蹕除已令侍從官條具

外可更令隨行在職事官各條具以聞者右臣竊惟金人
為中國患雖已五年而自陛下即位以來祖宗土宇日蹙
一日生靈塗炭歲甚一歲臣嘗稽之載籍自古夷狄強盛
固有之矣未聞有如今日之肆中國凌夷固有之矣未聞
有如今日之亟雖至微弱之邦至衰闇之主敵人臨境猶
能使其國人勉強一戰未聞以堂堂中國之大州縣所存
者大半陛下英明之資勵精求治無失德於天下而犬羊
長驅去巢穴萬有餘里如入無人之境至山東則破山東
至淮南則破淮南至江浙則破江浙嘻笑而來飽滿而去
坐令原野獸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宗社不絕如綫以萬

乘之尊至於乘桴入海俵俵然未知稅駕之所其所以至此者何哉將帥不得其人而陛下所以馭將帥者未得其術也今陛下所謂將帥者誰乎臣知之矣不過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瓌之徒是也論其官則膺節鉞之除蓋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其寵可謂極矣論其家則金帛充盈所衣者錦衣所食者玉食奢豪無所不至雖輿臺廝養皆得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其志可謂驕矣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焚掠驅虜甚於夷狄者陛下不得而聞也擁重兵居間處邀犒設錫賚者陛下不得而格也然天下

之人猶以陛下寬之至此者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及敵人未是數人者曾不能為陛下施鏃矢之勞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虜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勦除虜必終身懲創不敢復南此則俊忠於陛下也其利害豈真為今日計哉奈何敵未還數里間遽狼狽引軍而行其引軍而行也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為虜性強慢不嬰其鋒猶懼屠戮况以致怨而去既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至小之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錦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聞痛念自茲以來陛下為宗社大計懼

敵人之侵宵旰勞焦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
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克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
光世守九江而以王夔隸杜克其措置非不盡善也若虜
騎渡江杜克韓世忠三變并力扼其前劉光世掩其後可
使奔北之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資盡
裝海舶焚其城郭為遁逃之計其比有諸將聞朝廷欲倚
世忠為杜克之援者無不竊笑是世忠初無為陛下拒敵
之心也洎杜克力戰于前世忠王夔卒不為用劉光世亦
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紹朝夕飲宴賊至數十里間
不知則朝廷失建康虜犯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夔

使之也使豫章太母播越七宮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嗚
呼諸將已負國家罪惡如此謂須少畏陛下之威悻臺諫
之言日夜惶恐席藁負質請罪有司謝數州生靈之死亦
知尚有朝廷之法而張俊方且以萬人殺獲數十人之功
冒朝廷不賞之賞自明引軍至溫道路雞犬為之一空居
民間乘奔逃山谷數百里間寂無人煙韓世忠逗留秀州
放軍四掠浙西為之騷然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糧平江府
自城而外無不被害周望僅能守其城中而已雖陛下親
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君
父肩不測之險而不恤也王夔自信州入閩所過州縣邀

索動以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意果安在哉
方國家危急之時所恃者諸將而諸將所為如此不知何
以立國臣竊憤之此事人皆知之而無為陛下言者豈以
為不急之務哉以天步艱難正藉此會為重而不敢言耳
庶臣竊有懼焉臣聞王者所以得天下者以得民也得民
者以得其心也茲者陛下南巡可謂播遷之極矣而百姓
尊君親上之志略不少衰豈非祖宗德澤結人之深而恃
陛下為之主邪所謂為民主者平日取民財力以養兵緩
急之時排難解紛而使民安業也今諸將聞敵人之來則
望風遁逃反汲汲內相攻殘以為民害車駕所過一路則

一路懼其裁所過一州一縣則一州一縣懼其裁今江淮
兩浙已如此矣萬一幸湖湘幸蜀則虜人侵其前而無人
以拒官軍殘其後而無法以繩是復為江淮兩浙無疑矣
古者天子所臨曰幸言所過人以為幸也豈今日之謂哉
臣恐人心一離而陛下無所恃也持此將安歸乎臣又聞
張俊離明之時士卒頗有願留擊賊者俊聲言陛下召之
臣知其說矣陛下諸將皆本無鬪志方無事時例先取赴
行在指揮以備警急警急則引去曰朝廷召我矣其實自
欲遁而又假上詔令以欺其欲戰之人使歸非於上及用
事之臣此尤可罪臣以至黃巖聞陛下使李捧屯兵縣中

降旨慶云候命入至台則則前未溫州是諸將既欲遣而
陛下又令之使道也夫士驅之使前猶懼不前况令人使
道邪然則敵人長驅無所忌憚者適其宜耳何足怪哉臣
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唯王瓌本
驍壯克克敗于前而變不移此不可赦當先斬瓌以令天
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如張俊之軍獨可賞
其有功將士耳所以移軍趨道者俊也罪亦何逃如此庶
幾國歲少振昔周世宗承五代之衰將士習為驕惰河東
之敗一日斬大將樊愛能等三十餘人然後東征西討無
不如志白起於秦可謂有功矣一不受命賜死杜郵郭元

無窮恩有時而既惟言威足以制之然後恤焉足以為恩
况此曹平時既飲於虜掠之賞矣用幾何錫賚而能滿其
意哉如有賞而無刑是姑息之政耳自古有能以姑息而
成功者乎且漢高祖之興所將者韓信黥布彭越也以今
諸將之材視之何如孔所就者布衣而取天下也以今諸
將之功視之何如然高祖於是數人者欲王則王之欲
誅則誅之曾不能少貸此其所以為高祖也故韓信曰陛
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豈非將將者人主之職邪今陛下

當以將將為職熟視諸將悍驍如此而無以治之異時張
俊集西兵而未則又靡靡相效成風矣不知生靈何時息
肩國家何時興復以臣觀之今日之兵今日之將玩習至
此陛下已不得而用已不得而制矣非特無以責其至誠
徇國所至人心震恐動有意外之憂有之不如無之臣愚
以為虜退之後正朝廷大明賞罰再立紀綱新人耳目之
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盡護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
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凡軍輒敢擅移中以護駕為名者
主將將佐僚屬並論如法仍使於偏裨擇人材可用者間
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為諸將之代以天

下之大豈無數人將帥之材哉特為諸將所抑而不得伸
耳若陛下馭諸將如臣所陳則虜或盡數過江或於建康
杭越等州留兵占據守亦有功戰亦有功車駕回臨安或
平江徐議所向留江浙亦可幸湖湘亦可如其不然雖大
臣忠貫白日謀臣如雨言利之臣能使錢流地上何益於
事哉譬禦飢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
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今日所急在於馭兵馭將其
他皆非先務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臣愚狂蠢不
知愚謬罪當萬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修日曆奏狀

臣昨待罪禁林嘗於經筵面奏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觀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其本朝元已訪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曆乞詔有司纂述未見施行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無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

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成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字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蓋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况塞戶口多少疆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無創業守文之事乃一代典章殘缺如此恐於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聰明睿聖之

資孝友而奉之德時咨臣下言必成文裁決事機動皆合
道在位二十餘年未嘗刑一無罪殺一無辜泊養生靈耕
桑萬里視唐虞三代無不及焉淵聖皇帝恭儉憂勤延
聽納雖登至尊之日淺而膏澤浹於人心止緣奸臣誤朝
馴致遐狩今若無書紀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凌遲之
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輕群臣當任其責此
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况三十年之間
朝廷之施設豪傑之謀謨政事之廢興人材之進退禮文
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羗戎之服叛有本有末
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一

事廢且當時群臣間有在者以為忠賢邪不著其素行安
知其可嘉以為邪佞邪不條其宿姦安知其可棄苟因於
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及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
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孔子作春
秋於定哀則其事詳於隱莊則其事略聖人猶耳况其他
乎中原失平三見閏矣及今耳目所接尚可追求更數年
間事將埋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况比年風俗之衰公論
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為一人而著書行世
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是非渾發白赤顛倒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

體式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為著作佐郎修太
上皇帝日曆東觀凡例臣與聞焉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
之餘獨不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
罪之文尚班班可攷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
雖顛沛中史官不廢况今邊烽稍息群盜屏除正朝廷蒐
補闕遺之時也伏望睿慈許臣郡政之餘將本州所有御
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
年間分年編類仍量給官錢市紙劄募書工之類繕寫進
呈以備脩日曆官採擇伏候勅旨

浮溪文粹卷之四



浮溪文粹卷之五

奏議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書

議論正大間架整齊文法是學東坡萬言書而剗切過之

准尚書省劄子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手詔云云右臣
竊惟人君當承平之時中原無犬吠之警人臣以未見未
然之事自下廟上甘心蹈鈇鉞之誅義士猶不以為難今
國家之危如坐燒屋之下漏船之中陛下宵旰憂勤未知
所以拯救之術而求言於臣等儻猶狃習故態用猥弃之
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事君之義而陛下所以望臣等
之意哉况陛下詔臣等以當今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要



而卒曰當虛已而力行之此正臣等惓惓効忠於陛下之時也臣昨扈蹕温州嘗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為方今所急者唯馭將一事更無他說譬禦飢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為愚雖不施行然頗加採納臣今日區區之愚猶守前見敢再為陛下陳之古之進說者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省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豈非甚盛之舉而至美之談歟是數者固人君不可須臾而忘然今日用此未足以解紛何則虜騎充斥於中原群盜跳梁於諸路陛下專於恭儉愛人清心省事而已為足以卻之乎建立法度制禮

作樂而已為足以卻之乎是必陛下能使諸將將帥使士卒為足以卻之而陛下諸將爵祿已極家貲已盈習成悍驕無復鬪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仗無一人奮然為國請行者或敦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下不恤民使朝廷為之黽勉曲從不啻如秦越子是豈為國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於此有馭將之說三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人君之於將帥未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刑如冬夏寒暑然相須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略不繩治如今日之甚者哉議者謂承

平之時朝廷尊榮操縱在我故武夫提兵者可予可奪可
生可殺今溥天搶攘國難未已方藉此曹為腹心孜孜拊
循猶懼不濟奈何欲拂其心將誰肯前死且今諸將悍驕
已成雖朝廷有法果能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所謂
治之以法者豈欲明主自親其文哉古者人君以恩結人
必有人臣為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
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顏真卿効之王為
之不敢當關而乘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大
矣違詔進馬溫造劾之祐曰今日膽落於溫御史夫先驅
不肅違詔進馬於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以不貸如此豈

小過不貸則惡之大者矣朝廷有人不復敢萌於曾中矣
今諸將雖驕然臣得之傳聞亦尚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
群臣方平居時聚談切齒無不以諸將負國為言及進言
陛下不遏掎撫目前為違責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則未
嘗有一言及之者豈以為細故而不足言也哉揣陛下非
所樂聞而不以告耳殊不知陛下專於用恩恩過而驕有
司時一警焉是使陛下結其心者愈固而愈深也何不樂
聞之有哉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如馭馬必馭者之力
是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唯我之聽不然竊銜詭轡駸首
碎曾雖跬步之間不能使之前矣高祖之諸將其袁雄而

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圍於滎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即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既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徒為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惟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勝之故邪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已故甘心俛首為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於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便足以得其驩心者果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宗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濼使人謂曰

公不奮命者當以濼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濼代崇文者黃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於今陛下諸將倉卒之時可奪其印符而易置其部曲乎於戰勝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於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鎮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諸將皆齷齪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深察其好惡如以劉濼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懸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如蕭何則發蹤指示者也

蓋古者用兵謀臣坐於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於前為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與也唐太宗所與謀者房喬杜如晦而已英衛之徒不得而與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而已陛下以為謀之不臧歟慎擇而易之可也獨不可使武夫參預其間竊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此道路流傳遂以為陛下進退人

材諸將或與焉以陛下英睿擇善而從顧於此曹何有然致言者恐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為天子建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也今諸將率深謁徑前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於必得而後已朝廷豈不懼卑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衙見大臣必執從趨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為等威不知是之嚴不足相制以今觀之一何陵夷之甚邪兼國家出師遣將詔侍從崇議者所以慎之重之博衆人之見也而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於朝廷而為之使者也乃使之從容預謀彼既各售其說則利於公而不利於私者必不肯以

為可行便於己而不便於國者必不肯以為可器欲責其
冒鋒鏑斃元地難矣臣愚以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儀
每有失陳必使之如古司之式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
有祖宗故事且毋使參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
以責其功效是三說若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何曼子保
民何艱乎誣盜何患乎逼寇哉若夫國財之生則臣願陛
下毋以生財為言也自五六十年來士大夫喜操生財之
說民窮至骨矣今四方養為盜區國家所有不過數路數
十州而已所謂生者必主之於此數十州之民古者以暴
賦橫斂為非尚有賦斂之名也今則直奪而已耳古者以

取大半之賦為非尚有半也今則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
寒耕暑耘黎面塗足終歲勞苦而不厭糟糠者陛下不得
而見也胥吏坐門朝莫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日與死比者
陛下不得而聞也貼責責子至無地可容其身者陛下不
得而知也尚何以生財為哉惟有痛加裁損庶幾乎其可
耳外之可以裁損者軍中之冒請朝廷不得已而取民之
財當一銖一縷一粒以養戰士今一軍之中非戰士者率
三居其二有詭名而請者一人而挾數人之名是也有以
使臣之名而請者一使臣之俸實無十人戰士之費而行
伍中使臣太平是養兵十萬而止養萬兵之用也有借補

官資而請者異時借補猶須申稟朝廷謂之真命今則一
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竄名軍中既得主帥借補便悉
文行錄廩與命官一同無有限極訪聞岳飛軍中如此類
者幾數百人州縣懼於憑陵莫敢訶詰其盜反之物至不
可勝計不惟是而已自軍興以來州縣貪殘之吏惟患盜
賊之不來一聞入境置軍期司率斂民財無復稽考恣為
侵漁與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生於國家果有秋毫
之益我何謂禁中汎取臣竊觀國家軍兵之餉百官之廩
乘輿之奉悉在有司而禁中時有須索如戶部銀絹以萬
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清心寡慾必無

墳塋橫給宴游侈費也以陛下恭勤節儉必無營繕浮耗
使令妄予也然人主用財要須有名使有司與聞用而無
名是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於度牒則國家以虛
名而權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輕
則輕免一時措歛之瘡痍而實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
毋以為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以惜也若內外並加裁
損夫農之計雖未至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者
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於前矣而臣有私
憂過計者敢復言之臣聞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蓋患之不可不

豫防者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未有不為患者豈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蚤圖之後悔無及邪晉以六卿帥師而卒於分晉者六卿也曾以三家帥師而卒於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成兵在外戚而漢由是以亡唐自中葉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亂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樞密院之符祖宗於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大雖曰多故而將帥之材遂至寥寥如此哉意偏裨之中必有英豪特為二三大將抑之而不得伸耳臣以為及今之時當用漢建諸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裨十餘人入裁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為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惟陛下毋以臣人微而忽其言不勝幸甚

浮溪文粹卷之五



浮溪文粹卷之六

記

嚴州高風堂記



古之王者取天下而天下歸之蓋其功成志得之時也以
功成志得而視士大夫皆以爵祿必有輕天下之心於是
巖穴之間有人主不得而臣者出以唐堯之聖猶不能屈
頤陽之高況其他哉士之所以自重如此亦非區區為其
身謀也於以厲世則百年之風俗繫焉漢之二祖皆以布
衣取天下高祖之時有若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
生世祖時有若嚴子陵皆人主不得而臣者也園綺四人

避秦之亂入商雒山待天下之定以高祖輕士善罵義不
為漢臣帝雖高此四人召之莫能致也嚴子陵亦厭新室
之暴不肯辱其身逮光武立猶披羊裘釣澤中雖三聘僅
能一致而卒不為帝留是五人者其出處豈不相類哉然
國公之徒晚從太子之招盡自安之策正國本於談笑而
史不記其所終故西漢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者以計行為
得而風節減於功名子陵本帝故人既物色求之而來高
卧不朝帝為親幸其館漠然不應譙三公若奴隸然望印
綬麾而去之終其身退耕于野故東漢之士聞其風而慕
之者尚風節以功名為不足道也大抵園綺之徒學伊尹

子陵學伯夷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
哉卒以憂世幡然而從湯伯夷遭周武王之君猶以為薄
竟不食其粟餓死首陽之山故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伊尹
聖之任又曰聞伯夷之風顧美廉懦夫有立志子陵世家
富春阮歸耕于家後人以其釣處為嚴子陵瀨奉祀千餘
年不壞今釣瀨并臺俱存而富之境析為嚴州紹興七年
吾友重翁公昇為是州暮年政成乃為堂於州治之左曰
從賓客題詠其上而名之高風以京幕先生之賢且立文
正亮公所造祠堂之碑於其傍而求予文為記今并可謂
能尚友千古之人昇清介有守觀其所慕足以知其為又

於余論先生出處入繫以告令昇使併刻之

洪州右獄蓋心堂記

世稱皇陶以刑事舜其後封於唐云至春秋其國先亡以
為周刑之哉余獨以為不然漢丁公袁安郭詵以決獄陰
功遺福子孫卿相封侯累世孰謂皇陶功先為誠而以刑
之祀哉蓋君子常患澤不得施與施焉不逮及物若持法
之平司人之命不擇位小大皆得以行其志者惟刑為然
使吾聽訟如召伯折獄如子路哀矜如曾子君子恬焉卜
人懼焉雖世世獲福可也然君子亦豈先處已禍福議入
之生死哉期無愧而已矣吾友蕭適用恢疎樂易人也始

吾與之游得溫厚之氣於眉睫間每上府休輒坐曹處處
令輕重訊報爰書不以譏吏平反決讞必以其情諸罹文
法者皆不恨余知其以刑受福也他日斲廢圃立屋數楹
列美蔭于前為亭對峙而求說於余余以為王制刑者例
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
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飢之蓋古之君子於人無所不用
其志今吾與子一杯相屬於此亦思有向隅悲泣滿堂為
之不樂者乎亦思有禁而寒不得衣飢不得食者乎古之
循吏鮮不以仁成名酷吏鮮不以刑取禍輕用民死以喜
怒行之幾何不悅乎自射乎故余書以遺適用并告後之

君子毋為捨福取禍必無愧於心然後可以樂此

清風堂記

婺源去州二百餘里皆取道山間攀緣不可舟車之地當
四方之窮非人物都會士著之民且十萬寡求而易足多
負豪使氣爭為長雄難於彈治故吏之宰婺源者往往畏
避隱去如探湯然蒙被惡聲既久而不衰然邑有溪山之
秀足以宴樂卒歲無過客使者厨傳之勞足以安逸其人
實聰明廉武好義而尚施苟幸而得平有終身不肯違法
者故至而悉其風土者亦樂而安之崇寧三年叔孫元功
之為政也曾中淫滑甚明既來而得民所以易治之意則

畧除煩苛一鎮之以清靜蓋未暮月而數百年之陋坐失
於談笑之間於是皆之吏俗朋黨投隙抵巇為鑿穴首鼠
者既已化而為心膂股肱而推埋剽輕武斷鄉里為奔奔
乳虎者亦從而為嬰兒處文元功多民之流濯刮磨果可
以與治也乃築燕居之堂而以清風名之余聞而嘆曰天
下之物蓋無不可化者然其所以化非深於理者不與焉
今天徜徉於萬物之表而人得之以滌煩解暑者惟清風
為然是故至人之所御隱君子之所賞騷人才子大夫之
所樂政足樂也如使不善為政者結意於繩墨之端置民
於牛羊之地物我俱弊夫已姑蘇琴而理之政之愈勞而

愈熾而其於治日益遠夫高能知清風所以滌煩解愠之
理而與民同快適之樂哉準元功才有餘而不區區俗務
之所營徒以從容無為使斯民灑然以新釋然以喜而元
功亦將鴻漸於此而羽儀於天朝也宜其所得清風為允
多且吾邑雅多秀民安知無而者作穆如之頌歌詠吾子
以配斯堂之永久者元功博古靖深君子也觀其命名之
意足以知其為人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鋪叙詳贖其推贊厚寔以自况也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造書郎出為邵州刺史道貶永州
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為柳州刺史蓋

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
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窮陋之區也而先
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先生為
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
下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剪蘿榛蕪
蕪雜雜雜搜奇選勝自放於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
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蔭為泚泚臺榭日曰愚溪而刻八
愚詩於溪石之上其謂之愚泚潭西小立小石潭者循愚
溪而出也其謂之南洲則陽岩黃家渴欄音蒸江百家瀨
者泚瀟水而二也皆在愚谿數里間為先生杖屨徜徉之

地唯黃谿為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則豈先生好竒如謝康樂伐木而徑窮山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數邪鱗炳經與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生三百餘年來先生遺跡如愚谿金錫潭南尚朝陽岩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谿則為峒蔡侯祈登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口此法華真故處而龍興者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耳其談治道述騷辭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之末而至於劉

向楊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習

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徒燕

許公燕張頤固不為無人東漢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

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

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

盛哉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

於朝先生未及為時君所省而遽歿於元和之世事業遂

不大見於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

題者莫不為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

凡瓌竒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

不然哉零陵之祠先生於學於愚谿之上更郡守不知其
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紀之者余於是採先
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
志之末庶究來者有攷焉某月日新安汪藻記

文正公祠堂記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言則塞于天地之
間天直之為言大公至正之道也以大公至正之道固守
而力行之不為富貴貧賤威武之所搖奪雖乘田委吏之
卑亦必盡吾誠克吾職卒而至於立國家定社稷安邊境
伏羗戎其功烈與日月爭光而精神折衝萬里之外謂之

氣塞于天地之間可也後世見古人功名之盛以為類出
於偶然不知蚤主素定於胸中者未嘗無所從來而其躬
昂焉書竹帛者非一日之積也文正范公未第時已慨然
有天下之志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逮遭明天子有為於
時其立朝如東魚坂直其憂國如貫誼劉向其守邊如馬
伏波羊叔子雖庸人孺子莫不知之獨筮仕之初有卓然
大過人者國史失其傳或不得而不紀也公以進士釋褐
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出抱吳獄與太守爭是非盡以風怒
臨公未嘗大言歸必記其反復辯論之語于屏上比云三
字無所容曾止一為驚而徒步而歸非明於所處者諒難

是乎微官有守以公名之者善矣公卒二十年而高郵縣
覺事老為廣德軍始以詩志公之事而刻之亭中又六十
九年舟陽洪興祖慶善來守讀事老之詩而慕之初廣德
人未知學公得者士三人為之師於定郡人之進士第
者相繼于時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宮使學者世
祀之而屬予記其事嗚呼公之盛德豈待文而後傳而嘉
亦豈記公者哉昔段秀實盡忠於唐世徒以為一時奮取
功名之人而不知居官必有可書之事柳宗元為撫其官
上之史官今所以知段太尉逸事者宗元發之也秀實固
不足以擬公而余垂從慶善得公之詳與夫徵夏無且書

工為無所愧矣知後世不來此以補史官之闕乎然慶善
為政而首及公可謂知所本矣亦不茹剛亦不吐文正
公有焉好賢如緇衣慶善有焉其可有不書紹興九年六
月新安汪藻記

浮溪文粹卷之二

記

鎮江府重修州學大成殿記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世之短長視積累之厚薄其祀之
 隆替視子孫之興廢何則吾之所以有天下國家者以吾
 有息爭已亂之道而足以庇民也民知吾有息爭已亂之
 道而利加其身則世世戴其子孫事之此吾所以處其廟
 祀之尊而饗其歲時蒸嘗之奉也苟為無以承之祀從而
 隳矣惟夫子則不然未嘗有尺地一民之封也而教實行
 乎天地之間所謂息爭已亂之道者與萬世共之天下用



吾說則治不用則亂既不用而亂矣朝用吾說夕治如初
天下復相率而祀之其祀益修而嚴則其道益尊而明此
三代之子孫於今為庶而夫子之祀與天地相為終始也
夫子之歿千有餘年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所以講求而祀
之者不為不至然未有如本朝之盛者也方其盛時廟學
之興溢乎四海之外雖蠻貊戎狄之國莫不知夫子之尊
鎮江有學在州子城東南隅經始於太平興國八年後五
十七年新而廣之者文正范公也艱難以來鎮江適當兵
衝故學宮壞為壘舍徽猷閣直學士新安程公來牧之數
月大成殿復及於焚一日公過而嘆曰嗟乎釋老二氏吾

儒操戈而逐之者也今道出佛刹地於戎馬之餘纔幾日
耳已紛然相望於國都其視志堅而材足以有立故也吾
夫子息事已亂之道有功于世如此而吾徒又奉明天子
之命尸教于此反熟視而為之可愧也乃謀費於州人會州
豪及浮圖氏有以其處不厭者於是鳩材庀工諏日之良
而郡丞韓仲通芻枯之材官鄭全嗣實左右其事數月而
臺殿成屹然起於江山形勢之中與之相稱其室庭屏攝
階序門庭與夫像設器用又皆秩秩繩繩無不應圖合禮
他州之祠莫及也於是人以程公為賢嗚呼學校之事類
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况出於千戈之後乎春秋二百四十

一年之間諸侯之樂宗廟宮室其楹門殿莫不為其國史
所書而以學校見于六經者魯之預宮鄭之鄉校而已豈
當時以力政相高而不以學及此邪抑公卿士大夫知與為
治亂之本者少也程公以經術決科飾吏事以儒雅而所
至皆可師宜知所本矣公字將成而公去其屬劉穎士王昌
以諸生之請來告曰願以貽後人乃為序而詩之詩曰
萬物一氣統于乾元夫丁之道與之並專峙山行川奠地
之厚夫子之尊與之並久惟昔旬始誓于紫微蓋蓋棄道
學門牡飛坐令此邦祀不獨肅伊誰新之自我賢牧爰徹
灌莽列為飛甍京口之毛曲阿之城絃歌在堂一洗鋒鏑

曲阿之城京口之宅偉哉茲舉非公孰能嗣我文正百年
而興在江右山輪秀於此為邦生材以篤王祀

永州玩鷗亭記

余謫居零陵得屋數椽瀟水之上既名為修人人罕與之
游又地承凋瘵之餘無可游者故一年而病二年而蘇三
年而心樂之四年而視我知人視人知物休休焉不知憂
樂之所在屋臨大川愚溪之水注焉因結茅茨為亭而愚
溪之口有群鷗日馴其下名之曰玩鷗客有過而問焉者
曰玩鷗之說聞之舊也今子之鷗信可元乎余曰我與物
同見於天地之間者以形而我之知物物之知我者以心

使吾心有以勝物則李廣之石可使為虎使吾為物所勝則樂令之弓亦能為蛇是二者無情之木石也徒以人心之故使之差出於有情如此苟吾心反如木石而無所示焉則鷓鴣真得而窺矣何為而不可玩哉余少迂踈狷介自知於世無一相宜者頗欲全生養性於麋鹿之群以終其天年而遂吾平生獨往之志蓋漫仕二十餘年雖三仕三已而人不吾嫉也無何脫下澤之鞅入承明之廬佩會稽之章則幾微見於言面者多矣此近者聚而尤之遠者趨而和之一斥而置之三千里之外此正群鶴舞而不下之時也吾於是杜門息交朝飯一盂夕飲一尊日取古今八

書數卷讀之怠則枕書而睡睡起而日出矣幸無疾病則復飯飲讀書如初此外無一毫入於胸中頽然不知天地之穴而環堵之隘也庶幾所謂心如木石者則鷓鴣之馴也固宜然悅而擊仰而四顧物之常情也今鷓忘其常情而與吾相從於此固樂矣安知他日無欲取鷓而玩之者哉幸鷓無忍客笑曰書之聖以告余者可乎余唯唯與丁卯正月新安汪澤記

長興周如愚殖齋記

以辨喻學之意

余少時喜之壘上與知田者語其始過焉首之荒荒然者若孺子之起而欲立也其再過焉稼之穰穰然者若成人

之慮而欲進也其三過焉稽之肅肅然者若萃天之討而
欲試也於是余三過而三有得焉曰嗟乎物化之遠也如
是哉其天時地利之得乎農者曰吾於此致力焉進乎天
時地利矣吾自立膏之作亦嘗食頃舍田而嬉於孺子也
懼其什日吾視焉於成人也懼其汨日三視焉於壯夫也
懼其淫日五視焉天時有雨暘雨之過也能腐之暘之過
也能穉之吾而節之以畎澮之盈虛地利有肥瘠肥之過
也能淫之瘠之過也能耗之吾而時之以菑奮之深淺於
是乎有根莠之傷螟螣之災吾認認然防之甚於盜賊之
操戈入吾室也故吾常得歲焉良農之耕其獲三勤也常

農之耕其獲半息也吾力田于茲數世矣而未嘗知水毀
水饑火旱之變汪子聞而歎曰善哉吾問力田而得學者
日新之道焉閔子馬口學殖也豈欺余哉長城周如愚關
便坐於其居之旁而求名於余盖有志於學者故余篆其
栢口殖齋而并書其說以告之紹興戊午十一月新安汪

藻記

鎮江府月觀記 描寫景物壯麗宏偉中間一段學東坡文虛臺起然臺記

京口以江山名天下其未尚矣而國家屏蔽尤重於晉宋
齊梁之間觀其千嶂所環中插巨浸風濤日夜駕百川而
東之其形勝之雄實足以控制南北豈直為騷人羈客區

區登覽之勢於州治之西有按馬並城而出名曰千秋者
考諸圖志始於晉王恭之時縣樓西南循城百餘步忽飛
蒼曲檻岌然孤起於城隅之上望數百里見之者月觀也
紹興八年吳興劉岑奏高木刺是州州承廢亂之後公私
掃地無復故時季高以精明強敏之才易民觀瞻於談笑
之頃既府寺閭井鳩集經營悉復其初始暇皇於游息之
地乃即月觀之址輯而新之客有登而歎曰嗚呼壯哉未
之見也前此頽堯圯棟蕪浹於蒼煙灌莽之中雖江山不
與時變遷者亦莫吾覲今晨霏夕靄晴嵐煥翠復得於几
席之上而風颿浪舶離鴻落鷺卑陳於尊俎之前如客得

歸如蒙得發也季高於此可謂能矣非政有餘力能是
哉或曰是未足言季高之政也季高勞於侍從之事出分
天子顧憂方時艱難此州實為襟要其經理規摹必有足
大者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鴟夷子皮之所從
逝也其西曰瓜步魏佛狸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
太傅之所築堞而居江之中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
也計其一時英雄慷慨憤中原之未復反虜之未禽欲吞
之以忠義之氣雖狹宇宙而隘九州自其胸中之所積亦
江山有以發之今攬而納諸數楹之地使千載之事了然
在吾目中則季高之志可知矣然自有天地則有山川其

閩人多矣而山川勝處非人不傳襄陽峴首以羊叔子傳
武昌南樓以庾元悅傳蜀人籌筆驛以諸葛武侯傳吾知
月觀與季高之名籍籍天下矣姑書其本末以補京口故
事之遺使後人知此觀復新自吾季高始豈不益可喜季
高口可哉紹興八年十一月汪藻記

浮溪文粹卷之七



浮溪文粹卷之八

序

蘇魏公文集序

所貴於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群倫之情使千載之下
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文
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為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孟子七
篇之書敘戰國諸侯之事與夫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於
辯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揚子之書數萬言言秦漢
之際為最詳簡雅而閑深若無以異乎西漢之文也至推
性命之隱發天人之微粹然歸於正使學者師用比之六

經則當時所謂儀秦犀首谷永杜欽輩豈惟無以望其門
墻殆冠履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文公
倡之於前歐陽文忠公繼之於後至元豐元祐間斯文幾
於古而無遺恨矣蓋宋極盛之時也於是佛國蘇公興于
時公以博學洽聞名重天下者五十餘年卒用儒宗位宰
相一時高文大冊悉出其手故自熙寧以來國家大號令
朝廷大議論莫不於公文見之然公事四帝以名節始終
其見於文者豈空言哉論政之得失則開陳反復而極於
忠論民之利病則援據該詳而本於恕有所不言則已既
言於上矣舉天下榮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可謂大臣以

道事君者也若其講明經術之要練達朝廷之儀下至百
家九流律曆方技之書無不探其源綜其妙者在公特餘
事耳此所以一話言一章句皆足以垂世立教革流浮而
已媮薄與軻雄之書百世相望而非當時翰墨名家者所
能彷彿也公元豐中受詔為華夷魚衛錄書成序之以獻
神宗讀之曰說卦文也今攷其書信然則公之他文可知
矣公歿四十年公之子攜始克輯公遺文得詩若干內外
制若干表章跡誌銘雜說若干使某與觀焉某少誦公文
以不獲拜公為恨者也今乃盡得其書讀之可謂幸矣故
謹識其端而歸其書蘇氏紹興九年一月十五日具位汪

藻記

吳園先生春秋指南序

六經唯春秋為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書也學而不明乎是非何以為人治而不明乎當刑何以作而為萬世法也雖曰以匹夫而行一入子事有所謂婉而成章者然其褒貶一出乎天下是非一公豈故為殊絕其高之論使後人有不可及之歎哉不知班固何所授之立為弟子退而異言之說開後世諸儒如詬病之端使當時誠有異同不應復云游夏之徒不能替二辭也孟子去孔子百餘年於書武成詩雲漢莫不疑之至春秋則曰詩

亾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而已未嘗片言置疑於其間也彼亂臣賊子者豈曉然知道理之人哉一見春秋而知懼焉非懼聖人之書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自三傳興而聖人之經始不勝其繁好異者曰聖人之言宵然幽深必有不可以近情常理度者當六思而力探之於是枝葉蕃滋無所不至人務其已說之勝而莫知求至當之歸乃至子而以父學為非弟子而以師說為愚况其他哉則春秋不明三傳亂之也本朝自熙寧以來學者廢春秋不用數十年間篤學而好之者蓋不為無人然一時章句析之學勝故雖春

秋亦穿鑿破碎而不見聖人之渾全政和問余過山陽吳園先生張公在焉先生謂余曰學春秋而不編年無以學為也吾嘗以諸國縱橫列而類見之聖人之意了然矣當令子見吾書余未及授而先生已未幾先生之書盛行於士大夫間因得伏而讀之曰嗟乎聖人之意豈遠人哉曲學蔽之耳先生閉戶讀書二十餘年其見於世者固已碩大光明而所出裁一二而已則求聖人之心而得之者豈獨此書哉雖然以此書考之先生之志亦可以槩見矣紹興十年七月門人汪藻序

跋

書陳文惠公逸事後

文惠陳公相仁祖每內批夜下不過十刻忽夜分有御封至私第公不啓封來日袖至榻前屏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姦人附會請正母儀非陛下本意有不得已者若誠此事臣不敢啓封以示同列仁祖首肯曰姑置之妃即進冊温成后也當時於墓刻神道碑不敢書公亮百餘年公之曾孫右中大夫直學問充始錄以示人為守其舉也天下之治亂繫焉文惠公不動聲色開悟轉移於笑之頃一旦致其主於漢唐君之上使當時有惑者必之心其失可勝計哉可謂仁人之言而一言興邦矣

如匹之愛父不能得之于君不能得之臣所謂難言者也
之間者也文惠公及此固社稷之臣非吾仁祖有夜夢之
聖亦安能容其臣如是之六乎後世於此可以觀一時君
臣之盛而為萬世法矣紹興十年十二月臣汪藻言

跋東原集序

嘉祐六年先人為泰興令歲大水民田與江通無從得食
轉運使督秋輸不少貸諸縣皇恐馳命獨先人哀其寤老
獨之轉運使大怒文移如星火先人處之自如也其冬事
聞詔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龔公昂臣安撫淮南至泰州帥
使者皆從公立諸縣令麾下數之曰人飢不能自存而汝

必得相為民父母當如是乎泰興令可尚也乃會部使者
郡守食堂上泰興令與馬且使交章薦之某為兒童時記
先人之言如此恨不知龔公出處之詳後六十年至零陵
得學易先生所書集序語之歎曰龔公千載人也因知士
欲行其志非得大君子無所知名反獲戾焉者有之况交
薦之章哉公於是能舉直而諸枉矣紹興二十一年三月
男藻言

浮溪文粹卷之八



浮溪文粹卷之九

碑

信州二堂碑其甚豐腴詩亦温
雅愈讀愈有味



宣和二年十月盜發青溪入睦入歙入杭蹂十州之地間
以兵圍信不克天子為出禁旅付大臣討平之初青溪民
阻山為暴吏不時制浸劇部使者不以聞益放兵無所忌
至政府寺略人民由是東南皆警時守州令邑者疆比壤
連無一人奉尺書為朝廷言者獨信州王君曰賊與篁竹
間不旬日其鋒如此勢非可以朝夕破者今不百里俯吾
境萬一不戒如吾民何即斥金帛募士增陴浚湟修戰鬪

具按蹊隧所通者二十餘所悉以兵戍之用通守王侯策
起其屬高志臨付以軍政條便宜章十餘上且以計策告
當路之用事及城守者十二月賊覆澗東軍張甚頃之焚
婺源開化屢以兵徧信知有徧引去正月攻江山常山殘
之於是統信境數百里皆為賊區君居其中部勒諸將益
嚴與王高二侯勦力締謀屯韓巖以扞開化屯館頭以扞
常山屯竹巖以扞江山率深溝固壘日揚兵境上為不可
測者獨柳家都不為徧匪精甲數里間志臨以親兵仆旗
鼓踵其後賊果虞三戍之衆不敢犯二月既入衢則鼓行
寇柳家都營噲時張益毆人為兵欲必舉信初以徧師嘗

我克之已而盡銳攻號十萬志臨出奇兵鏖擊賊大敗被
營去追奔數十里焚蕩俘馘至不可勝計縛其偽統軍以
獻因分其兵為三一自韓巖復開化一自館頭復常山一
自柳家都復江山長驅迅卷遂復衢州賊之在他境者皆
望風遁去東南以平於是天子下詔曰信州守臣愈新虜
有功其進職若官殊等通守舜舉亦禪贊之良也增秩次
之而以志臨為衢州君與王侯既相與侈上之賜而喜辭
於守城之勞也迺築堂二曰示喜曰後樂而書其本末來
請某曰天下之事所貴於智者以審於禍福成敗之統而
圖其大者區區一時勝負之功不足議也方盜奮於承平

百年之餘民不知兵吏不知守獨君察於幾微慨然以言
抵在位者或非笑或怒且辨妒之卒之無一不如君莫及
情見勢屈而向之為吏者方狃于故常曰吾知謹薄言期
會而已吾書生也何以兵為巽懦請張爭為完軀保妻子
之計視刈其民如草菅然而無以善之曾未有奉一州六
縣無秋毫之失歸報天子如君者而余顧以為區區一時
勝負之功者誠以信於江南為四塞地使信然吞壘之心
西搖撫南闕建北擾宣饒則雖磨以歲月未能遽下也唯
君以方千里之地屹然於橫流奔沸之中扼其吭筓其背
使氣奪力殫不能尺寸進卒夷其衆當是時並江循海三

路三十餘州皆堅壁清野倚君為重則君之建立為何如
哉是宜天子差功第賞書君令甲而信州一日暴於天下
則斯堂之以喜樂名者君與信人果得而私哉君通經術
長於吏治所至皆可紀始君之至州無十日之贏既二年
而鎡腐粒陳以之賞功募士調兵食皆出於此可謂為政
知所先後而非偶然立者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帝奠治以天為區華彼南照大江之隅八聖休養紐于
不平有不能馴嘯呼以驚蒼生變變故先王師亭顧在列
孰予往咨矯矯禁旅統之公侯春馮于野旋師夢款因獻
刑得第勳策勞就固吾國于其汝在列成啓信為編

曰守臣愈實能理兵也曰吾等不聞曰此劍者吾疆
懼紛過理墮壁過衰一送錢及走去集嚴兵待次照屋闔境
引師環之一通應登擊崩金不文坐以支珠視其三方隣國
仰首如川得防帝曰俞我惟女子力錫之命書光寵而國
愈拜稽首敢揚王休迺作華屋歸山俯流君在斯堂寄適
雲抄里民戶歌雜以嬉笑君在斯堂賓客粥粥間於憂虞
起舞相屬民祝君壽長為父師母或去我沾於墊危士曰
君材維試之仍切音勸如何此州私我賢伯凡厥本剽載
之民謠來者是式君將在朝我為頌詩繫史之訂匪民之
私天子之慶

祭文

祭河文

惟神以海為宗土百穀也霧霍風雷氣停蓄也曰雨曰陽
相民欲也鞭笞龍起潛伏也方春敷榮俟嘉沐也胡為
陰陽戾盈縮也冰漸既融潮未復也戢然千艘尾疇屬也
聖入中天世司牧也一夫阻飢為頓盛也龜貅萬屯懼朽
腹也神寧惠了捲揮沃也靈呵豈難費升掬也詔息臨祠
奉牲玉也尚驅雲師祝霑足也繫邦是圖匪私瀆也

傳

郭永傳 肇始者建 有遷 國風
陳書不及也

郭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鬚髯郁然望
之如神入以祖任為丹州司法參軍守武人為姦利無所
忌永毅引法裁之守大怒盛威臨永永不為動則繆為好
言薦之朝永因盡忠以報後守欲變具獄永力爭不能得
袖舉牒還之拂衣去權清河丞尋知太原府大谷縣太原
帥率用重臣每宴饗費千金苛取諸縣以給大谷民富其
歛尤亟永以書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
餽豆之費可予脫不獲命令有投劾而歸耳府不敢迫縣
有潭出雲雨歲禱水旱為常縣禱未應乘此譁民永杖巫
身暴日兩立霍縣人刻碑記其異府遣卒數輩號警盜刺

諸縣短長游宦不歸莫敢送永械致之府府為并他縣追
還於是府檄及部使者文移有不便於民者必條利病反
復或遂寢而不行客謂永世方雷同母以此賈禍永曰吾
口行吾志而已皇恤其他大谷人安其政以為自有令未
無永此者既云數年復過之則空一邑遮留如未始去謂
東平府司錄府事無大小決永吏有不能辦者私相斲曰
爾非郭司錄耶除通判鄭州無山之役以永為其路導連
判官郭彙師之遣愆恩暴甚與民市不償其直復毀之非
塚目折支不已安撫使王安中奏數語永曰安中不治且
難制未請見而顯責之不從則罪其尤者疎之亦無辭也

乃見燕師曰朝廷負將軍乎燕師曰何謂也永曰前日將軍校策歸朝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客遇之日無所不至而將軍未有尺寸功報上也今方倚將軍為重乃縱部曲戕賊不禁平居尚爾如緩急何燕師謝無愧容永謂安中曰他日亂吾遣者必此胡也已而安中罷永亦辭去移河北西路提舉常平會金人趨京師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於是歲大寒城池皆冰虜率藉冰梯城不攻而入永適在大名聞之先弛壕漁之禁人爭出漁冰不能合虜至城下睥眈久之歎息而去遷河北東路提點刑獄時車駕在維揚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

要檄永與帥杜克潛臣張益謙相犄角永得檄大喜即朝夕謀戰守其因結束平權邦彥為援不數日聲驚河朔已沒州縣皆叛虜來歸虜亦畏之不敢動遠近晏然居止何宗澤死克守京師以張益謙代之而裴億為轉運使益謙億齷齪小人也會范瑄為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虜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袒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虜得志則燕燕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控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素之因募士賁昂言夜變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虜攻益急得東平濟

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有富貴且不降無噍類蓋譙董相
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止吾儕事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
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戰不足畏也衆感
泣質明大霧四塞虜以牛攻斷碑殘燹雨城中樓櫓皆壞
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
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衆傾
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莫懼益謙億率衆迎降虜曰城
破始降何也雜然以永不從為辭虜遣騎召永永正衣冠
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粘罕曰阻降者誰永熟視久之
曰不降者我尚奚問虜見永狀貌魁傑且風聞其賢乃自

為夷語數十言欲以富貴啗永而降之永嘆曰嗚呼曰無
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家何說降乎虜令譯者申諭不
已永戟手怒罵不絕虜諱其言摩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
不速我死我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人在繫者無不以手
加額為之出涕虜乃令斷所舉手并其家言之時年五十三
建炎二年十一月甲子也即日語傳城中雖素不與永合
者皆相向嚙哭虜云相與負其尸瘞之永博通古今得盛
即買言家藏書萬卷因事為文皆可錄而不永人知見古
人立名節者未嘗不慨然捨老終日而元慕顏魯公為人
喜面新人遇退無異言聞秋意之善必嗟咨無大成如不及

子友以此嚴憚而歸之社克守大名名稱其盛永嘗畫數
策見之他日問其目曰未暇讀也永數克曰人有志而無
才好名而遺害其驕蹇自用而得名聲以此當大任鮮不顛
滿者公等足與治乎克大慙靖康之虜毒祀宗師中外阻
絕或以兩宮北狩告永者永踊絕仆地家人昇歸不食者
數日聞元帥檄書至始勉強一餐其忠誼蓋天性若夫事
親孝與人忠輕財篤義而於史治精明皆永餘事其大節
如此他不足為永道也紹興初始贈永中大夫資政殿學
士謚勇節官其族數人

贊曰嗚呼靖康之禍豈不哀哉以二百年全盛之中國而
在位皆拘繫章句之徒謂名節為非所急士之精銳銷與
盡矣一旦為虜所乘無不全軀保妻十奉頭鼠竄或甘心
汚辱之地而不悔來以身徇國至勉其家必死非所謂烈
丈夫而不為世所推移者哉當是時以節死者雖不為無
人若劉韜李若水向子龍霍安國張亮馮揚邦又皆其章
章尤著者也然馬賊不屈無如來者故掇永平生行事著
于篇有以見永立大功名而奮不顧身者有所從來非偶
然發也

書

見謝給事書

古之欲以才能見世而卜於大賢君子者有從牧豎而立
於堂下有扣牛角而歌於轅間甚者或掃門拜塵幸一日
之時時切以為人之才能譬如金石之有聲芝蘭之有臭
其實既立名則隨之灼然有不可掩者何至為區區乞憐
自苦之態哉然使其屈道伸身邪雖深居簡出牢關固車
如水北山人終南捷徑何足補於進退之數如誠屈身伸
道其求之者不動則其告之者不篤其見之者不恭則其
與之者不至雖重珥之勞執鞭之辱未害其為好賢慕善
也蓋大賢君子方其從容人生之前自任天下之重咳唾
出珠玉叱咤生風雲其勢位益尊則其門牆益峻門牆益

峻則非素侍於左右終莫得而進焉及去國弥年紀意當
世釋事權之櫻拂而自遂於逍遙之濱非特一介之賤得
以接末光而承餘潤也雖樵夫野叟亦或並游而爭席焉
當此之時其身之不幸而遇之者幸也故詘身伸道者從
焉其自兒童時聞閣下之名如東隅之日雖未赫然經天
而溫厚之氣固足以感人也如清濟之流雖不浩然行地
而滂澍之功固足以成物也故論者以王佐之才許閣下
既而歎賢士之關聞南方之學者與中朝之士大夫莫不
以得交際為榮其慨然在斯人之列而閣下方任言言莫
以疵賤之身莫能與也廼者屏跡此方而閣下在焉私自

喜幸以為終身願而不可得者今得京談笑然亦安知天
意不以我公少留於此滿願見者之志邪然天下之理莫
難於相知之間蓋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至者矣宜陰
有相之者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故以牖問半面而終身不
忘家有志士三年而不察者此豈可以久近親疎計哉某
於閣下其生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其任也位之相懸有
不可勝言者而又無肺腑之親介紹之先容也果何足以
取閣下之知邪然比之三年而不察者則為不足與夫半
面之頃者顧有間矣聽其言而知真偽觀其容而識邪正
考其文而見所養亦足以得其粗矣而曰必試之事待之

久而後察之者非忠恕之言也故翻千典謁而自託於無
能之辭以為贊焉悚息俟命不宣

銘

熊叔雅研銘

禹鑿餘堦瘴嵐安得之虹貫巖斷為冰猶北南毛楮陳其
友三出壞辭與古參

董天任研銘

圓其中蒼壁一掃窠其前初月破出天滋如友親為羅仙零
寶唾

淳溪文粹卷之九



淳溪文粹卷之十

神道碑

尚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程公神道碑

敘事詳碑

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明年春天子在野虜索金緡無藝府庫不足以民財繼之詔尚書梅執禮侍郎陳知質程拯給事中安扶督民輸一日虜坐城圍猥謂四人者曰吾國賦羊馬於民率比屋相甲乙若甲輸而乙否則執而誅之誰敢違者意民窮且變生將投隙而逞四人者同辭而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於金縢何有哉顧誠亡有塞責虜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以罪



而置其餘程公恐尚書坐之遷前曰皆官長虜不勝其忿
四人者皆死之建炎初上即位哀其忠降璽書褒歎各進
官七等於是程公自承議郎進朝議大夫官其子若親屬
二人下饒州給差事遣官護視厚賻其家言者謂未足疇
公復以端明殿學士告其隱公諱振字伯玉饒州樂平人
大正父承憲大父溥父翱世業儒為聞家翱以公故贈朝
請大夫公少有軼才未冠求師友四方入京師游太學必
秀出其輩類一時名士如張商英陳瓘張廷堅鄒浩悉見
之迎門崇寧三年車駕幸孔子祠見諸生太學公以高第
補將仕郎除和州州學教授留為辟雍錄久之遷博士會

詔近臣求人材可用者或以公聞召至政事堂擢太常博
士以親老丐外得提舉京東西路學事秩滿留居東州五
年奏立孟子冢祠以公孫丑萬章從祀皆見聽改京西南
路提舉常平入尚書為膳部員外郎逾年拜監察御史時
大臣崇黨相軋若水火然一時士大夫鮮不附麗公孤立
行一意屹然其間八服其正遷辟雍司業燕太子舍人改
國子初見太子東宮言古者大祭祀登餽受饗必以上鬮
既禮備載且元豐彛典具存昨上有事明堂而殿下不與
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太子矍然曰初無人及此由是
驟加獎重後每進說古今治亂輒向納之遷左司員外郎

無官如故時方臘暴浙言敵搖京師公從容為宰相王黼
言宜乘此時言天下弊事庶幾稍革當天意順人心黼快
然不悅曰上且謂黼挾寇奈何公知黼忌其言不答遂出
然太子薦公甚方外廷莫知會兩省官缺上曰程振老成
忠實必以為給事中黼銜前忿不能平白公資淺且雅長
詞令止除中書舍人已而中書侍郎馮熙載黜知亳州黼
怨熙載甚欲公劾奏且以醜言詆之公不從黼大怒風言
者論公有黨書提舉武夷山冲佑觀時宣和二年也明年
復集賢殿修撰丁内艱尋除徽猷閣待制中書舍人皆力
辭不拜無幾何太子受内禪是為淵聖皇帝淵聖念公久

趣還舊班對便朝問勞甚渥俄詔自中出除尚書吏部侍郎
郎公以大臣不協議論多駁詔令輕改失其事概如金人
掣兵且半年而至今不解者以或和或戰之說未一也裁
抑濫賞如黑白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說者以廟堂不
能忘私而多與其黨為地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為是而行
明日一人言之以為非而止或出聖斷隴度而不暇疇咨
或用大臣偏辭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
輒為之反汗焉其勢不得不爾也乃聞虜寇河北力請合
諸路兵犄角擊之以牽其勢且曰彼猖獗如此陛下猶欲
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所懲創于淵聖雖美其言而奪於

大臣卒不能用連抗章求去優詔不從以吏部銓綜有衆
滋欲試之民事除開封尹先是六辟情或可矜多取旨原
實祖宗行之歲久好生洽于民心崇寧以來議者謂釐糶
先彈壓凡情不當法率巧請殺之公奏宜一准祖宗故事
遇得旨即著為令令不載者許援其比而行自此天府之
囚全活者不可勝計已而詔捕凶卒獲數千人公請充入
步軍司而除其罪步軍司請論如法法當盡誅公以多事
時一日而殺千人民必大駭且未決當繫有司寧無反側
之患淵聖大以為然卒如公請除尚書刑部侍郎久之虜
邀天子幸其營公亟白宰相何臬思所以折虜之語告于

上而邠之衆忽宣言翌日車駕出城群臣失色已而虜求
金不已朝廷莫知所為公冒死直前卒與禍會實靖康二
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得年五十有七初公為中書舍人王
黼以客流積中帥河朔欲覘虜圖燕公語積中當思異時
覆族之禍積中佩公戒至所部首以書謝公盛言其不可
之狀公具以積中語告諸朝泊公左遷童貫蔡攸卒與是
役致變起肘腋而公罹其克故聞公之喪士無賢愚皆為
之出涕公天資樂易與人談笑極醞藉風流至論事則挺
然不可回奪宣和皇上皇崇道家之說公至東宮淵聖問
焉公對甚悉其略曰周公作鷓鴣之詩孔子以為知道其

言不過追天之未陰雨網繆牖戶而已老子著道經亦曰
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
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徒事目前土木之工非二聖人之
意也他日淵聖為太上皇道之太上皇頗欲去健羨疏左
右近習之臣而揚哉方輿龍德太乙之役懼不得肆因讒
家令馮揚將輔太子幸非常太上皇震恐執揚誅之而淵
聖之言亦廢及靖康中公尹天府言利者頗欲離間兩宮
公心獨鄙之每調娛父子之間甚有恩意如詔鞠龍德宮
近侍梁忻之類特寬其文由是纖芥之疑不行聞者無不
歎服公居鄉專趨人之急以急抵公者未嘗辭族有喪積

年不能舉命其子邁一日辨之蓋公之於書無所不觀亦
無所不學屢文敏贍下筆不能自休書記翩翩千里如對
面語見之者把玩無斃爭感弄為榮著義語及詩文七十
餘卷藏于家妻董氏封碩人子邁承務郎傳公學次未名
生公卒之其日邁以建炎二年十月辛酉葬公樂平縣嶂
嶺原大夫八塋之左從公卜也嗚呼士方平時劇談抵掌
以禍福死生自任而謂人不能此直易耳及一旦臨利害
僅如秋毫鮮不喪厥心而移其所守若夫規以身免而推
禍於人者比之有接迹也聞公之風者亦可以少媿哉某少
以同郡登公之門知公之學宜莫如某邁以國子司業程

瑞之狀未請謹叙公之平昔而系之以銘銘曰
惟祝融之苗裔兮公鼻祖曰伯休越漢唐而南徙兮家洎
川之上遊天既予公以修能兮又重之以姱節冠切雲而
事君兮景惠精之前世氛校忽其敵日兮神龍蕩而失淵
衆憚殃而道禍兮公踴躍而直前左撓捨而右竄蘇兮公
胡獨罹此患而殺身而成仁兮膏死生於夜旦紛衆美曾
不概見兮獨令名其庶幾偉蕩陰之節死兮吾將從昔賢
之所歸

多學楚辭

龍圖閣學士左朝請大夫滕公神道碑

滕姬姓文王之昭也春秋時以小國介齊楚之間漢魏晉

世不乏人至唐有諱令琮為國子司業者子孫蟬連縣十
餘世譜牒相傳曰堯臣任衛尉寺丞於公為曾祖曰公綽
任宣德郎於公為祖曰友任朝請大夫於公為皇考以公
貴皆贈東宮師傳官妣妣皆封郡夫人公諱康字子濟
應天府宋城人年十六補太學生俊邁絕人諸老生皆屈
輩行與交既冠擢崇寧五年進士第調通州司理參軍秩
滿陞晉州觀察推官試學官中之除興元府府學教授首
充詞學兼茂科入秘書省為正字公以軼材進滯儒館三
年有餘人為公不滿公慶之裕如久之遷著作佐郎尚書
工部員外郎入對敷奏詳明徽宗喜曰頃得卿詞學程文

甚敏蓋有意用公而不為當路所右歲餘裁移禮部又數
年為國子司業連丁內外艱服除而靖康二年金人至京
師時上開元帥府濟州即以檄召公有詞學精瞻明習憲
章之語公至濟州率先羣臣勸進請築壇如高邑故事乃
除公太常少卿相登極禮儀其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出公
筆詞旨激揚聞者無不感動流涕尋擢起居舍人權給事
中進起居郎無討論祖宗法度檢討官試中書舍人公忠
精出於天性平時臨事未嘗詭隨及居論思之地知無不
言見有未合公論者必反復開陳蒙上聽納而後已顯謨
閣直學士孟忠厚乞用父職年轉朝奉郎公因言忠厚隆

祐太后之姪太祖太宗以來無母后兄弟之子班侍從者
故曰者給合交章論列乞換忠厚右列陛下方色難以奉
母后故未即施行其如中外之情未厭願少無省覽以母
違祖宗成憲從之武義文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遙郡刺史
公封還詞頭力陳陛下即位以來凡發號施令立政造事
必法祖宗是憲惟能法祖宗故能得人心而當天意邪與
中宮之父也蓋忠厚隆祐太后之孫也猶齒從人言易或
班之秩康美何入乃家康美志如此義者內侍康晟之父
也自言召亂之源不出於外戚之說法則出於內侍之干
政漢唐可也登極具各遷官一等天下之至公也祖宗以

采未之或或康義乃以御寶就降特旨一官而階僅五等
之秩觀此有異於是勅封之時予凡番降旨令行下終
不從命人莫不重公有守後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戰軍
贖金公言世忠偏裨無赫赫功祇緣補盜徵勞擢官數等
位亞節旄人所以未有言者以方群盜充斥姑責其後効
比卒伍肯類至奪御器逼諫臣於死地恬不知罪致臣僚
論奏乃止罰金將何以懲後世忠降一官知江州陳彥文
用劉光世保奏錄其守城功遷龍圖閣待制公以光世之
章前後抵牾閣而未下宰相力主彥文起以行詞公言給
舍繳駁命以次官行下兩省故事也陛下以臣言為是耶

當更下監司覈實次第推賞先及城守官兵而後彥文進
職以臣言為非循國家故事可也論列諄諄不已大失宰
相意會有布衣試後省者不合體式而公以文理優長取
之諫官李處遯迎合論奏遂除公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
洞霄宮衆論為之不平未幾車駕幸平江再除中書舍人
及陛對奏驟乞寅畏天命固安人心其畧曰去歲郊禮前
數日太陽示變驗之圖史為異甚大而日官不以聞廷臣
不之告使陛下修厥事以應天者未至比逆臣敢萌不軌
天之示象前已著明惜朝廷不知先事而戒也陛下即位
行再歲矣恩倖歛怨免陷覆轍姦宄犯順而未即投首陛

下盡察人心所嚮而少留聖意乎今惻怛愛民之政徒為
空言而百姓不以為恩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而四方
不以為信忠佞並馳而多士解體刑賞失當而三軍沮氣
臣願陛下取建炎初元以來所下詔書所舉政事熟惡審
度得無一二類臣言者望參稽得失而罷行之上褒諭有
諫臣風除左諫議大夫公在諫省旬日封章屢上上稱其
知大體遂有意登用擢翰林學士面獎再三卿言甚忠非
卿孰為朕言者翌日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建
炎三年天子反正宰相呂頤浩建幸武昌為趨陝之計既
還建康又建欲盡棄中原焚室廬徙居民於東南公力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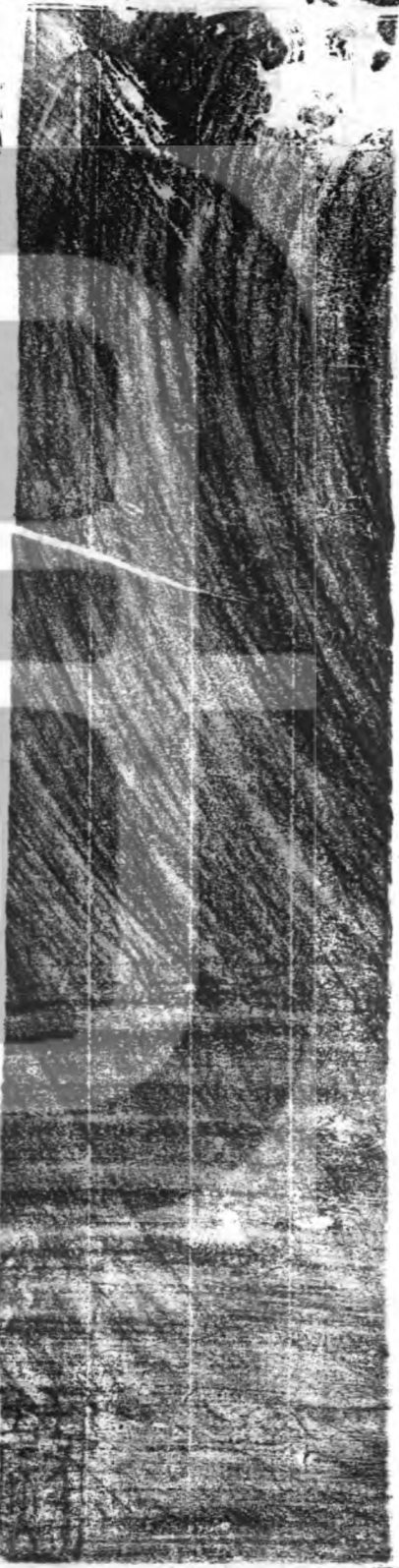
不可時在諫省語御史中丞張守曰吾曹當以死爭既執
政又懇言之上悟而止頤浩歎曰公真執政之才也孰能
受命二日而決此大計乎諫官袁植請誅黃潛善汪伯彥
公言儻如植言傷陛下好字之德矣上首肯久之即批出
罷植諫職翌日見上曰昨日觀罷袁植之命有忠厚之言
未聞殺戮之事可戒大哉王言也太祖以來未嘗戮一六
臣國家歷祚綿長過於兩漢者此也上大悅李成遣屬官
至金陵力求淮南呂頤浩欲從之公曰此養虎遺患也成
已命知徐州遷延不赴莫若越其之任使遠迹聞之知朝
廷之命必行成既情得靡然退聽陝西進馬上擇其一良

文粹卷十
九
若獨賜公且詔應恩數並依同知樞密院事無何詔蔡請
太后奉神主之江表以叅知政事李昉權知三省樞密院
事公為資政殿學士同之從衛以行昉辭疾則又命公權
知而劉珏為貳賜公親筆手詔凡百四十六言極褒嘉之
辭許綴宰執班奏事寓治都堂公從備至洪劉光世統大
軍為屏翰光世不能守金人渡洪乃退保慶州殿中侍御
史張延壽不知曲折極口詆公於是落職提舉亳州明道
宮延壽言之不已又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
未期年許自便其年九月復左朝請大夫依前宮祠紹興
二年九月某甲子薨於江西春秋四十有八元室常氏贈

右諫議大夫安民之女封咸寧郡夫人次室朱氏尚書右
丞諤之女封咸寧郡夫人一子曰珙其官二女為某官管
鎮某官梁興祖之妻孫男女六人有文集二十卷翰墨叢
記五卷韶武遺音三卷紹興三年四月某甲子珙奉公葬
平江吳縣至德鄉華山紹興八年三月追復龍圖閣學士
藻與公同為建炎元年中書舍人者也聞公立朝訂謨獻
替之餘莫詳於藻謹擇其大者書之而系以銘銘曰
自古明盛繇臣納忠靡懷不陳無壅不通在貞觀世賢哉
鄭公封章敢言日沃帝聰政不斯替平成治功至誠愛君
夫孰與同公興其後獨終乃風造騷衮衮略無隱衷言聽

諫行帝旌匪躬遂叅兵柄頗牧禁中折衝銷萌應變不窮
國以興起宛如鎬豐上方疇咨公陝忽東天胡中奪年未
及翁邦國殄瘁籌帷一空應期而來神復返崧琢詞于所
用赫厥終

浮溪文粹卷之十一



浮溪文粹卷之十一

神道碑

朝請郎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贈少師傅公神道碑

崇寧間鈞黨之論起元祐以來士大夫為世指名者悉墜
黨中故一時盛德精忠之人往往齋志以沒既沒矣子孫
懼及率秘其閥閼不敢傳逮靖康黨禁除人人爭言嘉祐
治平以前事於是昔之悼不幸土中者咸振耀于時公雖
遠於崇寧之初為不與其禍然用事者猶指公為黨人至
紹興九年公之卒葬也三十八年矣而墓碑未立公之子
士人惟詒度在詒度以書來乞銘某少仰公名以不獲拜

公為恨今乃得執筆次公之行事幸矣然某去公幾四十
年更士大夫以言諱之時公之行治其詳不可得而聞也
謹掇其灼然在人耳目者序而銘之公諱楫字元通姓傳
氏系出北地自祗亮世仕江南子孫因散處江淮間有居
光州者遺廣明之亂從王潮奔閩數世而至公高祖仁瑞
又徙居興化軍仙游縣故公今為仙游人曾大父獻大父
備皇考滋皆以地遠京師不求仕而皇考尤有信義為里
人所宗以公故贈朝奉郎公少莊重如成人甫七歲從鄉
先生學已能痛自刻厲他兒戲旁譁笑如不聞反并取其
書誦讀未冠試廣文館第一其文天下傳誦之既不第而

歸有貴人欲留公使子弟學焉者公曰吾方求師友資身
未暇也聞孫覺陳襄有學行推衣從之襄門人許安世江
衍之流皆嘗以文藝冠多士襄不之取獨稱公曰傳元通
金石人也以其女妻之擢治平四年進士第調揚州司戶
參軍守遇僚屬暴甚屢以難集事譏公而促其期公裁決
如流未嘗希意苟合至捕其從者寘諸法守雖強聽而不
能平乃欲以煩劇困之會天長令欲擢公攝承公發伏撻
姦如神猾吏惡少年皆屏迹號氣天長大治更以景閏丁
外艱歸里中里中事有不能決者悉從公折衷或望公門
罷訟而歸調福州福清丞帥言公負材僥視天下士獨與

公鈞禮改蘇州錄事參軍復丁內艱免喪授太原府大谷
令白誅徙鄉而還為民害者一人於是公之仕也二十年
矣猶在吏部選處之怡然未嘗以窮遠介懷會曾布帥大
原謂入大驚曰是福清傳丞為吾元所知者邪率郡使者
交薦且以書言之朝廷公卿間改宣德郎知吉州龍泉縣
時孫覺為御史中丞謂公曰朝廷欲用公幸勿留除書且
下矣公曰仁所以樂居中者免外臺督責之辱今雖首權
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我所當待也徑出國門不顧道除
太學博士所至學者闐門四年足未嘗及宰相執政之門
秩滿即日詣曹曾布知樞密院與其副林希共薦之宰相

亦雅知公名除太常博士公長禮學自神宗時議祠祀郊
至是有詔復議議者多持兩可公獨援經據古損其車服
儀衛賞賚之類使悉得其中上之後卒施行如公議紹聖
二年徽宗由遂寧即就資善堂學詔大臣擇德行老成人
為傳宰相以公名聞除諸王府說書舊制諸王課學書義
文而不及經公言王當以德義為先區區翰墨非所急請
先講子史以懋王德從之明年徽宗封端王就除記室奉
筆又明年為侍講又明年為翊善中入執事王府者例與
宮僚暱公獨正色不與親雖一府以為高介而悉嚴憚之三
亦為之加禮閣五年終官者四而不出王府同僚或歲中

屢遷公未嘗一語及之會讀臣鄭浩以言事譴公厚違其
行坐是免兩居官我兩月徽宗即位首問公安在即除直
秘閣進尚書司封員外郎擢監禁御史權殿中侍御史論
內侍都知劉瑗恃寵專恣不報移國子司業遷起居郎召
試中書舍人徽宗而極詞辭有西漢風於是曾布當國以
兄弟於公有汲引恩異其助已公歸然守正凡朝廷命令
有可疑進退人材有不眾舉望如抹王古免絕禮之類皆
人所難言者必極論之雖屢卻不為之回奪布每以為言
不合者因是中傷公公不恤也徽宗顧公潛邸舊見必咨
訪公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為獻語宰相亦諄諄及

之歸則削葉雖至親莫得而聞一日李清臣勸上清心省
事徽宗曰近臣中唯傅楫為朕言此甚詳然後人始知公
所以啓迪上心者其卓至皆此類也建中靖國秋見時事
浸更張竊歎曰獨其始也乎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聞者
莫不甚其言公笑曰後當以吾言為信遠求補外詔不許
懇祈不已最後中書舍人鄒浩為請迺聽除龍圖閣待制
知亳州到郡數月屬疾易衣趺坐而卒年六十一實崇寧
元年二月五日也公於孔孟之學精思而力探之不察其
極不止又天資間淡於世事無一可關心者專用經史自
娛聚書至萬卷平居正衣冠如對大賓否則瞑目燕坐不

妄出一語雖在閭室無秋毫之欺故能死生禍福不入膏
中視進退窮通若夢幻然雖當是之時直道立朝不為無
人若夫先見如著龜卓然引去者唯公一人而已大觀中
大臣屢欲以公入黨籍徽宗念公舊學之臣而止後每因
事必及公姓名而卒不為大臣所佑故公之沒邨與不加
焉公之壘在今常州宜興縣善善山之原累以諸子恩贈
少師妻陳氏亦贈越國夫人子諒友誼夫皆擢進士第諒
友仕至奉議郎尚書膳部員外郎誼夫朝請郎尚書兵部
侍郎謙受朝奉大夫夔州轉運判官與詒徽去病譽震皆
相繼前卒詒度今為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有文集

三十五卷歲于家簡古而精深世以為法銘曰
道有所寄千年一儒世得而用一人萬夫公承立訂知學
元本匪誰知之亦踐其壺用此玉立直尺惟清世無可娛
以道死生晚登王門帝實知我擢齊近臣初不求可正色
凜凜傾忠上前寧非太剛吾道則然帝知雖深時不我與
奉身而行世莫能禦竟脫黨禍歸安九原世評既公盛德
乃尊聞風而興百世之下我為銘詩以詔來者

尚書禮部侍郎致仕贈太中大夫衛公神道碑

建炎三年二月上自維揚將臨安慨然思中興獻者之臣
一日顧室相黃潛善汪伯彥曰尚庸敢安在共選以來時

乘輿新渡江人皆南驚道殆克舟公獨晝夜北行及上於
平江上聞之喜顧御史中丞張滋諫議大夫鄭穀曰衛虜
敏至矣公見上泣上亦泣曰卿在詠岩然知卿忠每以卿
言為信今宜知無不言有請不以時對公頓首謝曰臣頃
在維揚數為陛下言維揚非駐蹕地請早還建康今臨安
亦非帝王居宜須事定亟還因陳所以守江之策上首肯
曰是吾心也翌日再對即遇疾猶危彈至臨安拜尚書
刑部侍郎未拜聞明彗之變慟哭舟中疾益侵上章請老
不聽乞輿醫秀州從之進尚書禮部侍郎尋上印綬卒年
四十九書聞上歎惋移時特贈太中大夫他日見其同貳

中書舍人汪藻曰衛虜敏可惜其為上眷知如此公諱虜
敏字商彥少力學問宣和元年以太學上舍生奏名徽宗
親擢為第二人而一稱其文明白贍美授文林郎南京宗子
博士越數年同年生王俊乂對徽宗憶公姓名問今何官
俊乂以實對徽宗曰尚吏州縣當時豈不堪學官耶今行
召之翌日召公既曰改宣教郎秘書省校書郎時國家新
與金人和議遣生口使宰相擬十餘人徽宗以公為可假
給事中往聘公言生口生辰後天寧節五日未聞虜遣使而
吾反先之於威重已缺萬一不至為朝廷羞請至燕山候
之脫若不来則以敵置諸境上上以為然洎至燕山金人

果不來置幣而返七年復遣舒宏中往已陸辭矣三改命
公逢賀嗣位使許六宗九宗言虜且大入止公毋行不聽
及燕報愈急衆洶懼不敢前公叱曰君命也其可辭乎及
疆知虜渝平益不為屈金人答書欲以押字代印章公曰
押字施之臣下可也五所以待鄰國哉北朝立國當以禮
義今修好不以禮交而不以義將何以立國乎拒之旬日
卒易璽書及授書責公雙跪公曰此北朝禮也行人何為
虜酋大怒觀者為股栗公處之晏然虜兵能奪繇是不悅
羈留中道者半年至涇州與幹離不遇請公相見公辭不
可則問相見之儀虜以例對公笑曰所謂例者非趙伏羅

拜乎皇子雖貴人臣也使人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
見而僭君是一國二君也無不祥大馬乃長揖而入既坐
出璽書示公公曰某使萬里去朝廷久此書真偽不可知
因縱言及軍事公連挫虜幾復被留淵聖皇帝受內禪始
還進官二等遷尚書吏部員外郎於是高麗入賀以公為
宣問使假太常少卿逐之而殺其禮公曰國家厚待麗人
久矣今一旦鑄薄恐失其心不若如舊使從之至明州顧
時多艱凡緣客及民者率以便宜從事所過無秋毫擾初
詔使人春見其冬金人逼京師詔令不通使人坐館淹久
日費以萬計公度俟詔而遣則失風潮之期留之經年東

南之餽率竭矣乃以幣易金繒厚餉其使而移文遣之建
炎元年還朝歸矯制之罪上大嘉賞遷衛尉少卿公言屬
者虜犯京師乘輿保金湯而居固善知虜已棄去秋必復
來而尚嬰孤城此大臣不知變之過也今兩河諸郡幸皆
堅守謂宜陰以帛書許其世封使人知自愛不為賊有其
陝西山東淮南則令增陴濬隍以訓齊其人而擇大臣鎮
撫之車駕姑即建康而勢萬全矣擢起居舍人又言方今
二聖未還陛下於宮室衣服飲食之奉宜痛節損雖郊廟
亦不用樂庶精誠有以感動天地拜右諫議大夫無侍講
既就職首勸上以守法度慎爵賞正紀綱因指陳時政之

失有崇寧大觀宣和之弊未盡革者十餘事言甚卓至上
皆罷行之又請以承慶院營繕之役付揚州升賜宮造作
之事歸有司禁中差除涇索必關三省其不合天人之意
戾祖宗之法者許大臣執奏大臣不正救者顯誅之先是
公論時政上曰崇寧大觀以來所以亂祖宗法者由宰相
持祿唯恐失人主之意故於政事無所可否馴致前日之
禍自今當以為戒故公因此以堅上意時中貴人李志道
以赦復保慶軍承宣使添差入內內侍省都知容稅亦落
致仕公論執再三皆朝奏暮罷二年春拜中書舍人公前
勸上守法度會加煥以后上除徽猷閣待制孟忠厚以太

后嬖除顯謨閣直學士公力言非祖宗制煥尋改觀察使
而忠厚自如公以驟自諫請除舍人疑有因乃奏曰昔司
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
光言臣言是則方平當罷若以為非則臣當與今兩無所
問而遷臣臣所未諭臣雖不肖願附於司馬光上令宰相
諭公曰朝廷以次遷非論事也公猶不拜居家待罪者逾
月至忠厚易承宣使乃出公以中書政事本命令有不當
輒封還之風采振一時而宰相滋不悅乃以事出公除集
英殿脩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議者為不平未逾年上思公
召還馬公上世齊人唐末避亂徙錢塘又自錢塘徙華亭

故今為華亭人曾祖至祖九思父公望公望贈奉議郎元
室繼室皆朱氏封宜人三子仲英仲傑仲廵而仲廵早卒
仲英仲傑皆右承務郎一女適右迪功郎詳定一司勅令
所刪定官王嘯公為人剛明遠於經術與人交退然若不
能言者而遇大事一見其當然決意行之雖禍福死生陳
前莫能移其所守故使異域館遠客天子必以屬公而公
亦必得其要領在人主前論事衮衮援據精詳切中其忌
諱皆人所難言者人主未嘗不改容嘉納適時變故上觀
然起公於流落之中意豈淺哉使天假之年其設施當如
何方向用公而公以不起聞矣且天子追思不忘而形於

屢歎也公卒以是炎三年四月丁卯葬以其年七月甲子
其地在湖州烏程縣黃塢之原既葬八年而仲英遂求全
銘不已余從公游最舊在西掖時又與公同殿知公為最
詳者是宜為銘銘曰

自古臣主鮮逢聖乘公於三君展也必諧厥諧伊何一以
忠蓋遭時屢更吾見其造始事微考飛英下僚以節歸報
靖康之朝建炎中興公首褒用知無入言莫若公勇帝不
知我吾寧盡規諫之剴切帝故見思氣吞虎狼萬里之外
死生關身曾不少槩當饋典歎詔追而未來而不年亦孔
之哀葬雖異州同此澤國刻銘無窮曰宋遺直

朝請郎陶君墓表銘

陶氏自征西將軍為東晉名臣數世而靖節先生繼之遂
為著姓然世家江州不知居吳興者何別也君諱旣字季
成吳興人曾祖浚祖謹世以詩書教子父彖進士起家卒
官承議郎通判鄂州以君故贈朝議大夫君少孤力學問
欲名官必自己致中元符三年進士乙科調陝州司理奉
軍童貫用兵陝西請君從君辭軍旅非所學貫遣客諭君
幕府綜文書而已矢石非所及又固辭而貫亦不能彊也
知邢州任縣坐小法免為台州軍事判官潤州司兵曹臺
改宣義郎時卿寺丞掾美官寒士得之尤難當路有知

君者欲以此留君君度食貧留京師非便求金壇令以歸
其不汲汲於進取如此罷金壇如京師即日詣曹以已所
當得者調官於是又知鄭之管城婺之東陽杭之富陽低
徊數邑幾二十年晚於吏部之格稍升而君不堪久次寧
貶損以從其所安在東陽時俗喜鬪家藏鎧仗閭里苦之
更數令莫能禁君痛懲之風俗為變人皆按堵至畫像祠
君蓋君不以希世為心故臨事敏明毅然敢為所居可紀
他人莫之及也積官至朝請郎賜五品服年六十四卒於
富陽當政和宣和間士大夫尚奔競苟秋毫之利可以關
身者必巧謀捷步以取之君獨怡然靜退甘心州縣以老

略無兌微見於言面所謂安於所遇者如君非邪元室吳
氏次室郭氏皆封安人一子曰定今為從仕郎知潭州善
化縣一孫曰遷建炎四年六月癸酉定奉君塋湖州烏程
縣法華山之原合安人吳氏之墓後二十一年定來求銘
銘曰
世競馳之已辭詩之世休違之已勇為之仕雖祝之志則
起之杼山寔之著蔡宜之隧而碑之詩以系之

浮溪文粹卷之十一



浮溪文粹卷之十二



墓誌銘

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蔣公墓

誌銘 筆力簡健高處
逼司馬子長

祖宗以來天子與大臣論天下事命其諫相應以義理之
文故百餘年間朝廷清明天下之事熙寧中大臣有欲更
祖宗法者惡士大夫言人人殊始指公論為流俗由是名
節之不競二十餘年至政和宣和而天下以言為諱當是
時丹陽蔣公興諸生江中執法獨信其所學為天子辨且
非屢擊權臣比口人所難言者天子每改容嘉納許其忠

精然後天下知忠言未嘗不用也顧風俗之衰士樂織嗚
謂吾君不能耳公雖以直道遠處去國卒老于行不至輔
相然至今論宣和賢者必曰蔣公云公諱猷字仲遠姓蔣
氏東漢時有封義興函亭者其後分居丹陽金壇故公為
金壇人曾祖郢祖益皆隱居不求位父師錫慷慨有大節
以公故贈光祿大夫公幼莊重如成人力學而敏群諸生
試有司必處其上諸老生皆器之甫冠中元豐八年進士
科調主武進簿移巴陵令縣介湖湘俗習文法喜鬪公初
至訟空入老吏以公年少易之公聽決如流皆叩頭服豪
右屏迹政聲流聞改宣德郎知江寧縣課最部使者以聞

遷秩一等崇寧初詔天下興學以公為信州教授監察御史
丁光祿公憂服除為尚書膳部員外郎遷吏部宗子學
建除宗正少卿兼學制參詳官改太常時詔原廟立傳相
殿工既畢言者以為當廢朝廷下其議公言有其舉之莫
之敢廢也今既奉安奏告美柝何毀之執政怒送吏部差
通判南安軍逾年直前謾復改職召試中書舍人詞令一
新為學音法坐鄧洵仁奪職不論黜知廬州俄除集賢殿
修撰復拜中書舍人召還既對上曰吾國之老成朕未嘗
忘卿也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公力辭不可則首論士風淳
薄今群臣無他節唯以善候伺人主求望大臣為尚書者

謂之才其或取介特立守正不回則豪指為愚而非笑之
此風大不可長且大臣當輔佐天子今奏事殿中唯務言
同略無可否其欲稍自異者不過退有後言為中傷計此
不可不察又言臣近因陪祠禁中見路寢尚仍祖宗之舊
瓦木塗墍皆故暗有以見陛下薄於自奉與土階卑宮室
何異願推廣聖心每如此以保盛成上嘉納在京百司自
元豐皆隸六察崇寧中內侍省獨乞不隸公論其非上曰
既名有司不隸察何也即以公言正之尋察內侍省數事
以聞上寢其奏公極論曰臣觀前代人君於近習有功不
濫賞有罪不廢法者皆載之信史跡為賢明臣職在執法

不敢緘默以負陛下於是內侍劉友端等皆降官因命大
書公疏揭之內侍省其徒皆側目楊戩建節公言祖宗時
未嘗有此作童貫首隳舊制當時士論已不平帝曰有非
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童貫有戰功不可以人而廢公徐
曰楊戩何功帝曰自朕即位以來制作禮樂皆其手亦非
小勞公曰事塞其源則人無無望若夫奉緣展轉人人有
意外之得則所謂非常者反為常矣帝稱善者久之公因
言元豐時有選人與水利王安石欲改京官者神考止令
循賞於爵賞較秋毫如此况節錢乎帝曰官爵得之易則
名器卑誠如卿言然楊戩之命已行官為卿杜來者因詔

三省御史臺常遵守彈劾時三省吏遷官類至四品又近
傳率請建墳守及強市民居建第公悉論之即降詔禁止
遂良嗣獻平燕書除秘書丞公言良嗣獻平燕書不宜出
入禁中後良嗣果敗真州守貳更言許世公治守李金雅
為時宰所惡而貳陳求道者宰相蔡氏欲得也帝怒甚金
且不測公平心慶決金以不寬都水使者孟昌齡議河事
久不成費以億萬計公私騷然公言是役有必不可成之
理願循元豐開修二股河故事於從臣中選忠信可託者
往視可罷罷之因言自陛下即位大河軌道何以更為勞
民費財循虛名虧實効臣竊未喻上因震怒曰朝廷事類

如此無事輒紛更卿於臺屬中遣人往具以實言已而為
大臣沮格識者恨之荒之才奉使淮南還言滁水有禹可
出詔之才求之無所得懼辭窮且得罪印督州縣發民坎
水鑿山役不已公劾之才狂妄希進并論其出使姦利狀
上大怒投之才千里外公既感上知遇遂言東南應奉且
十年如花石器用之物輸內府入權倖之家不為不足殫
財以事浮靡願一切罷之其言反覆深切因論從奉兩浙
常平徐鑄以糴本錢界漕司製造廣東轉運使徐揚以虛
名美財進後荒乞重官之法帝不從公臥家待罪詔起之
因力請罷遷兵部尚書兼禮制局詳議官知政和七年貢

舉改工部員餘遷吏部四選事素繁張其長率怠於省治
吏得緣茲為姦公晨入坐曹使人得自言船閩所訴奏籍
律令可否立罪於籍第而行之事以無辜銓曹為清宣和
二年言者論公無官象而事有不舉者罷吏部尚書以微
猷閣直學士知婺州請校闕改提舉南京鴻慶宮宣和四
年起知明州以不樂應奉事到官數日復請奉祠而歸七
年以刑部尚書召名無資善堂珥善公再至京師願同列皆
新進少年蓋不合日求去會虜騎至京師天子內禪上皇
東巡公率同列上章乞遷避不從則躬乘城晝夜守既解
嚴天子命公持表候上皇時童貫總兵扈從有自疑心淵

聖皇帝貶貫環衛竄池州因命公持詔往曰使貫退聽而
毋傷上皇之心卿何以處之公頓首曰願陛下付臣勿以
為慮淵聖皇帝喜賜緜帛茗藥遣行公及上皇在淮陰言
國事泣下上皇亦泣曰請問言童貫得罪天下今朝廷正
典刑唯陛下財幸上皇頷之遂宣詔童貫即日趨貶所公
侍上皇還京師遷兵部尚書靖康元年後請閒以微猷閣
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建炎三年避虜明州明年屬疾
上章請老還宣奉大夫致仕十一月某甲子卒於昌國縣
蓬萊鄉春秋六十有六遺奏聞上泣悼贈特進顯謨閣直
學士下所屬給葬事夫人劉氏尚書祠部郎中淑之女有

賢行後公二年卒二男子曰讓右承議郎知封州曰該右承事郎三女子長適右從政郎龍游丞吳恢次適右從鄉元卿右承務郎公資渾厚寡言笑對家人終日如賓平生未嘗以游辭偽色借人矯情降意徼利其論事上前不為苟合雖人主盛怒少間復前反覆開陳必盡理而後已其論薦皆一時名士平居無嗜好未嘗一日廢書不觀有文集二十卷藏於家其為文一本經術以益於時者未嘗言精深簡古倡其為人以紹興三年二月十九日葬公明州鄞縣翔鳳鄉隱學山之東岡以淑人劉氏附以左朝散郎許德之之狀來請銘某嘗謂名節與功利若權衡然常相

為輕重七君子一志於功利則名節衰矣此豈待事至而後擇哉必有早正素定不與世推移方公在朝廷時縉紳未嘗有言名節者公屹然特立專以迪人主為心嬰逆鱗批大郤聞者為寒心失色而公諄諄盡言不已不啻如父子間治歲晚困躓一時輩流越官簿而升者踵相囁或以是心公公笑曰吾道猶是也卒未嘗少貶則公之所立豈偶然者哉某服膺公門知公為最詳實諸孤又以禮請葬不叙而銘諸銘曰

君道主聽受言孔聚臣有周比與衰所關在昔祖宗受以言訖一人垂衣萬事龜鏡厥後靡靡人因世移安得剛者

吾其與歸堂堂燕公古之遺直德為鳳麟心則金石是義
而作直前靡思觀古為粟未嘗少卑坐茲寡諧材不極用
至今善人徒得君重國步中祝間關異州不在其位莫如
我憂閭棺海山因定其域後人懷公視此銘刻

徽猷閣待制致仕蘇公墓誌銘

蘇氏自唐許公世有人其後分居闡之泉山真宗時有謹

仲昌負文武材名試賢良方正之屬六科罷舉進士既蒙
名以小夫有司程度補三班官非其志也仕至左屯衛將
軍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歷知宜郢復三州以茂贈太師福
國公生紳復舉進士賢良方正科入翰林為學士知河陽

年未五十而卒生頌相哲宗元祐間中觀文殿大學士太
子太保致仕與翰林皆贈太師魏國公始葬潤州丹陽公
諱攜字季升丞相季子也幼莊重舉止如成人丞相自開
封尹知濠州赴御史臺詔獄公年十三隨至京師僦舍御
史府前朝夕入問起居狀間衣舉子服訴其誣於待漏院
宰相吳正肅王文恭見其敏敏名至前與語奇之事由是
得白而公亦以此知名用父任為瀛州防禦推官調監澶
州河北倉草場既少年得鼓與是親師友力學問為詞章
嘗路交薦之復辭羞書不受而請授同僚之賢者故一時
名士皆屈輩行與之交秩滿授武成軍節度推官丁內艱

免嘗監潤州織羅務會課改宣德部以丞招春秋高請閑
就養得管當南京鴻慶宮徽宗皇帝立轉通直郎賜緋衣
銀魚丞相亮服除緣元入黨籍差監兗州東嶽廟尋除丹
陽縣丞會令缺行令事陳力二年如實為令者徙通判廬
州民便安之去郡相與遮留為之罷市中丞蔣公猷薦為
御史臺主簿遷光祿寺丞改大宗正丞尚書倉部郎中經
郊祀恩賜三品服擢衛尉少卿久之移光祿靖康初虜至
京師公晝夜乘城素羸不勝暴露虜退即求去淵聖皇帝
雅知公名謂執政曰如此等人可使之去朝廷邪命降堂
劄留之非故事也時以為榮數月復求去進直龍圖閣知

明州金人渡江浙東西皆震獨四明罷鄉兵省科調民恃
以安俄請奉祠而歸尋避地閩中以墳墓在丹陽由海道
往來閩浙間者數歲紹興初召赴行在所除宗正少卿中
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皆不拜復主節臨安府洞霄宮起
知温州亦不拜召為太常少卿力辭于朝不可則見上以
辭翌日詔權尚書刑部侍郎居無何得微疾上章請老除
徽猷閣待制致仕數日以不起聞上嗟悼之得年七十六
時紹興十年正月九日也積官至右朝議大夫公遜然如
不勝衣與人言唯恐傷之然剛正敏明凡事親居官治六
與人交一出於誠非今人可及也所至必先問職當如何

見有利害可論必孜孜建明不為苟且而卒歸於忠厚若
摧強去惡則忘其身為之其發擿姦伏如神人不能秋毫
欺也以此自州縣歷臺省至為侍從五十餘年無一事不
可紀者隱然為國名臣由嘉祐治平以來公卿之後能守
家法者莫公若也官成時行縣吏送之郊顧謂吏曰某
盜二人於情於法皆可生胡不獻吏曰諾及歸守迎謂公
曰官吏止願至擅出入於死既曰強盜矣有可憫者乎幸
吾二人不預也亟治之公曰使紆此獄者某也某當坐耳
且為言其所以生之狀守大怒將并案公公不為回而二
人卒不死丹陽之衝東南舟車之衝異時高句麗入負吏並

緣括取方數百里駭然公為區區廢於未至前既去民不知
其使者之嘗經由也歲飢行賑濟法公曰循虛文忘實惠
可乎乃乞米於有司有司以為難請之再三必得米則朝
夕臨視汲汲然唯恐其不均雖鄰邑之歸者亦受而不辭
所全活以千萬計方國家興學校新祠庭之時京口踰為
多士又三茅山在共提封生徒之不逞者憑藉為非視州
縣止如也公一切以法繩之旁觀為縮頸而公處之泰然
人知其不可犯也無不屏息丹陽大治合肥俗喜告訐為
匿名書至有竊乘驛以馳者公行州事得何人書于訟篋
中物色久之釋然悟曰此老吏某人所為也立遣人捕之

則已亡去索於田間得之叩頭首服實諸法以徇由是其
書遂絕魏院亡魏數萬斤覺魏官與獄官通猥歸罪於持
衡者以為私其贏於酒官因使之亡夫公語曰持衡者交
私不過錄兩之贏耳能積而至數萬斤乎且負擔者幾何
人豈無可會之數耶獄官不得對果魏官納磨戶金而授
之虛券魏材未嘗入也左右大驚倉部嘗請于朝歲漕冬
初不至者監司若州縣官皆坐之吏持符請書公袖符見
長貳曰今茲漕至者未半也吾符一下坐者無慮數百人
裡祀止數十日間士大夫當得恩數者皆閣矣若稍引一
兩月之期俟禮成而下則彼將何辭長貳從之士大夫謹

傳曰蘇季升仁人之言也建炎赦至明州戍卒數百人還
據地求卸甲錢公大怒叱去而陰勒牙兵為備未及門果
謀而還趨庫授甲公不為動徐禽為首者數人戮之而置
其餘不問為之肅然蓋公之過人者類皆如此難以一二
記也公雖精於吏事而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有文集五卷
尤長於詩韓駒崔鷗以詩名者每讀公詩曰蘇季升未嘗
言詩也每一篇出高妙數腴吾不能及古人不以多為貴
者其謂是乎初娶元氏章簡公絳之孫次娶曾氏資政殿
學士孝序之女繼室復以其妹相敬如賓四十餘年後公
月餘卒皆封茶人子孟容右備職郎兩浙路轉運司幹辦

公事孫茂登仕郎公卒之五月孟容奉公葬於鎮江府
國縣長岡之原以魯恭人柎某從公將最久得公之典刑
名理非一會孟容來遠銘義不得辭銘曰

蘇氏祚許繇唐迄今蟬聯再興實始翰林繇慶既遠乃生
魏公輔佐秦陵功名始終帝想風烈聿求其人曰汝是侶
為吾近臣侶之伊何忠孝直清流輩盡矣歸然老成入侍
禁屣手觸有光年及黃髮杜非不長無缺虧者人胡嘆嗟
豈德之厚報猶未遐大江西來龜筮叶占萬古之宅先塋
是瞻

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吳君墓誌銘

君諱懋字禹功姓吳氏其先義興陽美人也世以儒名家
而不求仕至君之父誥始至大其門有三子皆授以經其
材競爽伯仲同時推進士第又同時為縣令以治行聞士
大夫言義方者于吳氏伯曰愈仲即君也誥卒龜山先生
楊時識其墓後以君官達贈朝散大夫君少有志志履骨
穎秀望之巖然嘗與兒曹集外家有以博具遺君者君正
色叱之曰死老奴敢汙我耶坐客大驚知吳氏有子矣及
長嘗學問從先生長者如不及入大學籍籍有歲既擢
第謂當塗縣主簿時郭祥正李之儀合日當塗皆知名士也
負才氣軒輊人不少信一見君誥文曰我輩人也會歲飢

言出粟糴者萬人坐集丁場他吏無術至相蹂踐以死州
以命君君布反於地而踞其行坐強者東弱者西以五十
人為甲使聽令間指其一曰給彼民趨而前左受粟右輸
金各以序進未曠而周無一人譁者當路立為之縣有行
田民生理為江中秋大雨圩且大農之暴靈治其防民類
以齊既去父老指防款曰微此吾其魚乎移宿松令以簡
靜為政凡追逮書縣門予之期民信畏之其至不差器刻
田里間未嘗識游徼畜夫之而也由是訟更十數令不能
決者皆立談決之未幾宿松大治門不夜闔獄囚屢空一
日部使者按旁郡民遮道言願以事決宿松使者曰縣各

有治汝舍汝令而從他令豈有說乎且道遠奈何民叩頭
曰吾邑可否視吏色辭彼邑家有令在堂吏不能秋毫欺
也雖遠奚憚察訪使趙默舒州守孫傑馭下如束溼所至
人重足事之盛威臨君君不為動然此兩人者亦卒不能
使君屈也收宣教郎丁外艱服除知廬江縣盜劉五囊橐
廬壽問方鼓行出山去縣裁一驛其鋒銳甚或止君毋遽
行君笑曰男兒當斬虜平戎此鼠輩何為者今行縛之盜
聞君來不敢入其境後羣盜益得更疑獨遺廬江曰彼有人
焉不可圖也召監廷豐倉知扶溝長垣縣尋除諸王府記
室兼講書淵聖皇帝受內禪金人至京師三上書言便宜

不報後皆施行略如君策入尚書為禮部員外郎會虜立
張邦昌法當即草歲奏君度不可拒將引繩自裁有章非
常者僂曰僕請為之君由是獲免已而王時雍用事坐政
事堂君發憤罵時雍曰反虜吾獨不能擊汝如段秀實耶
時雍面頰發赤不能對君因以疾求罷不聽遂稱篤於家
今上即位病即日愈乃請老而歸歲餘起公復故官尋除
司農少卿不拜近臣交薦擢知明州州承蹙血餘守將屢
易公私掃地萬目睢睢君一調脈細大成舉於是衛兵留
戍者步軍三萬陳思恭領之水軍萬艘張公裕領之將駭
卒驕凌籍官府求取無度變生不可期君能得權酷之羸

給其稍廉歲終贍之民不知兵治嚴流聞加直秘閣以代
歸坐小法貶秩朝廷察其枉擢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未行
改知吉州道得病到官病益侵即上還印綬六日卒年五
十五寔紹興四年五月某甲子也積官至朝請大夫其遷
多以勞能不以歲月君氣豪語直遇事有不可輒憤盈于
中雖貴人必斥其忌諱面折之然膏次實洞然無城府關
鍵以故深中之人多不樂而賢士亦以此歸之親沒分財
獨推所得之居居其寡嫂恩當任子不上其子而以其弟
之子上下內外族姻與夫平生黨友饑不食寒不衣病者
嘗死者葬嫁其女字其孤至不可勝數有荆溪集及他文

合三十餘卷豪壯而膽蔚倡其為人娶同郡楊氏封安人
兩男四女曰師尹師說師尹好學而喜文再任以官母不
受其志非苟目前者人謂君必有後者其在茲乎女曰君
適左修職郎陸景端曰瑤適左迪功郎元盥曰瑤適右承
務郎胡辨曰琬繼陸景端之室師尹以君卒之年十二月
某甲子葬君其縣銅棺山南筆塔之原以某與君厚善來
求銘乃輯君之行治而銘之銘曰
嗚呼禹功世乘波以流君業岌也人視蔭以偷君汲汲也
文雄而氣剛見者立也所臨必恩遺老泣也君門洞開胡
過而不入也寧羸廢躬尚後人之及也

朝請郎知建昌縣朝請大夫劉君墓誌銘

君諱滂字德霖其先永嘉諸劉也唐末有徙居東陽武成
者四世而生城城主仲思仲思生升升於君為皇考以君
通籍累贈中奉大夫君生十餘歲已能誦說屈其師與同
郡梅執禮學會稽守下之號東梅西劉中大觀三年
進士科調新昌令縣在豫章之中俗嗜鬪令到官輒移病
去以他文攝奉君臨以誠未幾權治雜房邑訟不能決者
乞從君決之豪鄭氏橫里中挾貴姻誣人死君捕致械治
之部使者為請不聽卒以法投豪相州蔡魯公京與君相
為布衣交至京師曰吾與人有所耶除許之教令所罰定

官欲說君置黨中令德堂下與書詩屏間京疑夢媧已屬君
求其迹且遷官君笑曰此幸道也胡為及我哉京不悅君
亦拂衣去坐是不調者十餘年靖康初金人渝盟祐所著
書數千言來京師士大夫口相傳以熟除太常博士道阻
不拜建炎中上問人材於近臣學士詹又給事中汪藻中
書舍人李公彥言君可用詔用君為建昌軍君少時號幼
名既數罷歸意益急願治泉石將終焉其得建昌初不汲
汲當國者數以人先君紓其期君不較也至紹興三年冬
遷五年矣一旦尚書符趨君行君不得已到官甫半年而
軍變君及母妻皆死焉天下寃之時紹興四年七月一日

也驛書聞天子震怒詔帥臣討始亂者皆伏誅於是御史
言國家艱難以來福州殺帥臣建州殺漕臣建康杭秀之
守臣皆囚於其下議者率歸罪有司以為陋於拊循繇此
凶人無所忌臣竊聞建昌此守皆巽懦威權不張兵卒悍
驕邀取亾度劉滂一切以法裁之兵不勝其忿至群入市
壞其肆戕其人滂捕繫追償茲守臣之職蓋能吏也乃并
其家碎于賊此而不懲失政刑矣願錄滂之死以白其寃
乃詔褒君為朝請大夫官其子君孫二人君卒時年五十
六妻安人馮氏兵及身侍姑不去與姑偕死子三人曰埴
曰壻曰緇郎埴蚤卒緇郎軍亂失之壻以紹興五年十月

奉君安人之喪合葬于太平鄉金柱山之原君好學善屬
文與人交始終如一聞人急傾財赴之居官嫉惡如仇穀
然不可回奪以及于難大觀中余官豫章君來新昌一相
見如故知越數年余以職事留京師君遠在焉自此日相
從不見之間無月無書也又十餘年余守吳興君以書抵
余曰吾御吾母之建昌矣頃之聞建昌難作余為之矍然
明年守臨川踰建昌百里餘問建昌人君遇既時曲折皆
慟哭失聲以對又聞君卒之期年父老會佛祠哭君有欲
絕者且千里以書吊其孤此人情至哀也可以疆致耶然
則君雖遇奇既而其凶為不朽矣余方欲會粹其事私識

之而壙來求余銘至三四不已則為之銘銘曰
惟古者之仕兮永其志之必行苟利及於茲世兮顧何為
於及生嗟夫子之策名兮奉皇輿而遵路歷羊腸而靡辭
兮敢前知於所卜皇極余之忠信兮昇町水之四封將勳
薙其榛梗兮及終身而覆宗民象君之無時兮雖飲食而
必祭吊沈寃以斯文兮表我侯於世世 墓學是驛

浮溪文粹卷之十二



浮溪文粹卷之十三



墓誌銘

左朝請大夫知全州汪君墓誌銘

新安汪氏見於隋末唐初五季之亂有自黃墩徙婺源者以貴雄饒歛間數世而至君之高祖諱某擢進士第起家為秘書丞贈光祿少卿曾祖諱某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祖諱某官至奉議郎贈少傅三世踵相躡登進士第世有清德為江南聞家皇考諱繁少傅長子也以少傳春秋高就養左右不求仕而縱其弟藻於學藻復與君連取科第里人榮之皇考以君故贈太中大夫君諱愷字

伯彊少奇穎渾厚甫冠為有司所推入太學為諸生有能
文聲紹聖四年解褐調常州晉陵縣主簿用薦者陞通仕
郎為宣州太平縣令坐小法免授岳州錄事參軍丁太中
憂服除監泗州軍資庫會鹽筴興朝廷選君監泰州海安
鎮鹽場課最改宣義郎知淮陽軍宿遷宣州寧國縣丁太
碩人王氏憂服除添差通判饒州除知常州漢陽軍吉州
未行移知處州到官未幾復移知撫州暮年請奉祠得主
管江州太平觀秩滿起知袁州於是資政殿學士葉夢得
給事中胡交脩以十科善治財賦薦君擢提舉兩浙東路
鹽香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治事兩月除知江州請奉祠得

主管台州崇道觀久之起知全州蓋君之官薄如此岳州
平江民以競渡鬪死獄上于州守惡令欲深探其獄株連
數百人時大暑牢戶皆滿君止繫其當罪者數人餘悉平
反出守大邑君引法力爭守不能屈太平有為五斗米
道者相傳能致雷雨逆者立死縣掾尉捕尉辭君不俟暴
躬造其廬人為君懼卒禽之置于法靖康初朝廷詔令未
通饒州酒官郝陞者出軍伍怙勇挾奸持郡短長郡守不
能制而深怨之會盜侵旁郡舉城皆奔陞之子亦佩劍出
城為關吏所錄守即誣以叛弄其父械于獄持斬之君曰
急裝時以刀劍自衛人情也可盡誅卒持之數日陞與其

子皆免君之將如處州也虜已至會稽入皆勸君毋行君
不聽既而潰兵四集君求所以綏馭之術至不辭衣而寢
者兩月尋移撫州未行間王瓌為俊兵入屬邑州之南北
數百里皆震新守入境不敢行民挽留君君曰此吾心也
乃調護其衆使出疆而民初不知未一月盜宮儀焚慶州
於是人人思君至于感泣撫州民許一女歸其隣久矣既
而悔之一日白官女死于兵半年請公署為異日之信君
立械其人於獄僚屬愕然君笑曰女誠死不白官也必女
家不良其夫欲盜吾判耳請為諸君致其女明日而女果
出人以為神紹興十二年八月某甲子以疾卒于饒州

興縣所居之地春秋七十有三積官至左朝請大夫君刻
意學問欲直造作者之域而不樂為科舉之文未第時見
秦少游於括蒼少游竒其文以手書勉之然未嘗引以自
名平居孝友清修日以慕古人追前輩為事循循然有德
君子也及守官臨民則精明剛正人不能欺亦不能奪而
卒歸於忠厚方太中無恙時承數世清德之後家貧不能
自如君之所以養志周旋者無所不至時二妹未行太中
以為憂君繼納兩婦皆公卿大家乃盡舉其嫁時衣珥分
遣之不名一錢及官至五品遇恩當任子而首任其弟人
以為難先是君恬於進取數免稀遷居閑之日多泊太中

與太碩人棄諸孤家徒四壁立無置錫可耕君合兄弟數
房同食其所得之俸他人見之若不堪其憂而君絕草分
少於長幼親疎必均未嘗以一介取諸人客至飯蔬相對
清談終日出於至誠乃并其家僕隸兒童亦怡然無不滿
之色可謂賢也已故卒之日聞者無不出涕凡三娶初室
呂氏次蔣氏次李氏朝散郎贈通奉大夫呂全宣德郎蔣
珍中散大夫李演之女而觀文殿學士蔣之奇樞密使李
諮之孫也皆封宜人三子曰堯舉右迪功郎鑄錢司催綱
官曰舜舉右修職郎漳州龍岩縣尉曰仲舉未仕一女適
進士俞允恭堯舉等以十三年十二月丁酉奉君葬饒州

德興縣龍溪源少傅墓南三里藻雖於君為諸父而少君
九歲少同學長同仕也是宜為銘銘曰
嗚呼人皆樂其所憂而君獨憂其所樂人皆豐其所約而
君獨約其所豐以孝友純誠懋其本以康寧壽祉齊其終
故所居人慕之所蒞民思之無秋毫愧怍於其中蓋古之
德人今之循吏也尚千萬年勿毀其宮

朝散郎致仕胡君墓誌銘

首數句及撰文黃溪山水記

大江之東以郡名者十而士之慕學新安為最新安之屬
以縣名者六而邑小士多績漢為最績漢為民以族名者
無慮百餘而學傳子孫胡氏為最胡氏有隱君子曰誠庸

其書滿家仰承俯授皆有師法又其族之尤者也君諱咸
字誠甫曾祖嶠祖筠皆樂里居不求仕至父策始起家為
金山尉誨其子必千里求師長子宏登進士科仕至處州
司法參軍君其次也君少刻意于學自六經司馬遷班固
范曄陳壽史書皆手鈔成誦會熙寧元豐間朝廷以經術
新天下之材學者宗王氏君於諸經自得其指歸而尤邃
于易游太學十餘年率杖策往還其精如此方是時士集
京師歲以千計君穎然出其間為之領袖一旦如有不樂
者謝病歸召諸子出其書授之不數年其子舜陟舜舉鍾
相躡取高第而舜陟遂登法從典大州隱然為天子名臣

君饗其祿幾二十年自承事郎累官至朝散郎舜陟又以
所當得服授君賜緋衣銀魚績溪固多士如君父子得名
稱章紱而歸者無幾而公又慈祥宜弟有以宜之長老稱
焉方舜陟之為御史也屢擊大臣大臣欲寘之死而君不
以為憂及守合肥盜環其疆會制之功州人懷之為肖像
以祠而君不以為喜蓋君之得於中者又如此建炎四年
八月辛亥以疾終于家春秋八十有一娶閩氏封安人前
君卒四男子曰舜陟朝請人夫克徽閩待制曰舜俞曰
舜申皆美然有立曰舜舉迪功郎二女子適士人葉文仲
鄭邦彥五孫曰儀行傳俊其一尚幼而行亦迪功郎諸

將以紹興元年五月丁未奉公葬于湖刑安吉縣營城之
原宋家第納之廣中其與君世姻知君非一日者宜銘誌
後銘曰

君之德純明諒直慈鄉而隆成修身以垂勳而有則為國
人之式君之學得之先覺聞尊而見中不凋其璞遠其子
孫有連城之藪君之榮世以儒名道傳而志行有子在廷
吾亦影纓饗耄期之齡下山之陽維水泱泱雖非其鄉與
其山相望子孫家傍為萬世之藏

安人王氏墓誌銘

安人王氏諱文麗字幼明其先會稽蕭山人祖絲以兵部

員外郎事昭陵為三司鹽鐵判官子若孫踵登進士科聲
聞吳中號蕭山王家父雲卒官太常博士官于池與中大
夫汪公某僚相好也時大夫諸孫侍旁者朝奉公某長而
賢乃以安人妻焉朝奉之父曰中奉公某母曰兩陳令人
長令人之亡諸幼累累肩差朝夕孺慕人不堪其憂安人
為收育撫攜甚於已子及少令人入汪氏而髦者冠鬢者
笄交手受姑退立堂下朝奉既再舉進士不第念中奉春
秋高買田築室於故居浮溪之陽以遲其歸安人左右贊
襄悉有條序洎中奉請老果居而樂之因敕家事勿復關
我日從賓客飲酒朝奉益思所以奉承者安人晨起則躬

視具庖下比珍異百瀆之物每車馬及門輒舉以進老人未嘗費一詞也已而侍立少令人之側怡怡侃侃若不能言者婦姑白首相敬如賓至今里人談之方安人勤舅姑之養也諸子既興於學矣安人間於監饋之事則必臨視其所習故諸子皆巍然成人長子愷擢紹聖四年進士第安人饗其祿二十餘年愷於內行甚修事安人盡禮丐恩于朝拜錫命書以有令封安人自朝奉公歿即致家政于其婦終日宴坐誦佛書求出世間法雖寒暑不置也御使有恩人皆終其身不忍去宣和六年四月壬戌遇微疾起居如平時越三日棄諸孤洎屬纊無一語亂者享年七

十有四男女七人愷朝奉郎知宣州寧國縣忱當以進士得官病不能赴前安人二日卒愷未仕恂早卒女適進士胡聞修儒林郎俞積通直郎杜璟孫五人堯舉舜舉待舉餘尚幼堯舉太學內舍生愷愷將以七年三月壬申祔安人於宣州涇縣方壺村朝奉公之塋藻朝奉季弟也事安人為最久乃再拜叙其本末泣而銘之銘曰

順於承夫惟婦之正孝而宜家繁族之慶安人方處姆訓則孳來嬪注宗送往事居老人坐堂夫奉賓謁婦趨出房醴歲成列退聃諸寢誥然執經孰成其親有子在庭祿養恩封備有純嘏天之報人還以施者施則厚矣報疑未疇

豈無後人尚對厥休方壺之原下從夫子納詞于幽電窈之始

浮溪文粹卷之十三



浮溪文粹卷之十四

行狀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張公行狀

曾祖借贈大理評事曾祖妣

祖潛通直郎祖妣壽安縣君

父繁袁州萬載縣主簿贈中丞

公諱根字知常姓張氏唐宰相文確

江淮者故今為饒州德興人大理通

為鄉人所宗一時豪傑皆拜其家如

進士公幼莊重方髻稚已凜然有成

蓬萊縣太君某氏

某氏

大夫妣令人某氏

後五季時有從

父子以氣節言行

下姓至中奉公始舉

八風性嗜學掃一室



獨居人不堪其憂瘡如也。既士盛東，南應言常數千人所
取裁百一。公以童子，在選中時年十四，入京師補太學生。
群數千人試于有司，復中第二。自是以文居諸生右，有
獨修飭出入，皆可從迹。祭酒博士欲召見之，不能也。連三
試禮部，以元豐五年擢進士第。時年二十，有一禮部尚書
黃公履聞其名，以女妻之。歸拜大父母，父母於堂人以為
榮。調臨江軍司理參軍，遷瀛州防衛。推官知慶州，遂昌縣
事有政績，代去民挽留之，不可碑。以懷之用薦者於
法，應遷以大父母年高致其仕，則心及之，遂以通直郎致
仕。時年三十，有一丁令人憂有絕。之行葬之日，鶴翔于

墓上，鬪服問輔臣人材可用者，曾丞相布以公對，而翰林
學士曾肇及部使者亦奏公節行，於是落致仕名對力辭
不報，則面陳。人主能不以功業之敏自矜，盈成之易自佚
守之，以中求天下無治不可得也。因言東南火傷賑給有
限，願廣求所以寬恤之術。而杭州置造局，可罷臣嘗謂人
主一日萬機，所持者方寸之地耳，一累於物以失其正，則
聰明志慮且耗怠，而賢不肯混，蔽至於絕綱不振矣。願陛
下清心省慾，以窒禍之原。天下幸甚。上嘉納，將用公而小
人不利，以為昧朝廷大體，授公親賢宅教授。未幾除通判
杭州，以親老乞監西京東嶽廟。丁中奉公憂服除，提舉江

南西路常平等事洎終任田疇之墾耒拓之植溝防之修者以千萬計時居養安濟法行久有司頗以浮冗侵常平本錢或取給於民公約為數條上之所節過半大臣不悅歲早饒盡發常平米及遮留上供米賑濟已舊責蠲新賦凡可以弭災無不為者手跡力請于朝凡八十餘上織悉有法躬徧所部閱半歲暑行數萬里雖瘴疫冒之而前官吏為惶恐盡力於是方數千里流冗悉歸施及鄰壤其全活者不可勝數會中貴人為走馬者怙力挾私以官吏散軍衣給錢非是舉一路帥臣監司守貳而下劾罷之公曰散軍衣半錢例也况其數加舊乎祖宗置東南軍伍與西

北異上下相安百五十年矣今一旦以給散坐帥臣監司恐軍浸驕不可制且帥臣監司朝廷與之分憂顧者也政使有罪猶當待報直以體量尺紙罷之可乎今茲振貸奉行尤藉官吏乃空十郡僅有存者非徒無驗視蹂踐之慮慮別啓姦偉為朝廷憂於是詔悉還之官吏相慶自崇寧行鹽鈔法和買民帛率不得償雖朝廷令備封楮錢而錢特空名公乃大發常平米計直予民猶不能半會皇變大臣則奏自祖宗以來歲給蠶鹽以取民輸今民既蠲五年而一縣至有自民五十萬緡者將何所控告謂且因需蠶盡給今歲租百四十萬斛給中都百三十萬而官兵度五

十萬使歲入如數猶闕四十萬蓄以鹽利三十餘萬緡和
糴故雖凶歲不乏自更法以來州縣重取民耗米以給民
既不堪其苛而和買四十萬緡復以無所從出之錢給之
民心易搖不可不慮議者徒謂鬻權貨務額此豈知社稷
至計哉未報間會詔書許諸路監司實封言事公言本路
去歲詔蠲租四十萬而戶部責發如數祖宗立東南上供
額六百萬斛賜發運司本錢數百萬緡使歲廣糴以備非
常隨補隨取此萬世良法也自希恩者以為羨餘獻之故
朝廷不足則下諸路補發勢必敷於民為無窮之害緣此
漕計窘乏無名之歛百出臣以為補發不當復催盡以鹽

額還漕司糴本錢還發運司使已而運鹽復元豐法稍以
鹽還民公之力為多洪州官沒錫數萬斤繫兵吏七百人
于獄株連且千計公曰十年失於幾察有司之過也今羅
取無罪之人言之追償必不可得之物方歲凶之餘竟益
如此何以名和氣乎朝廷為罷獄興國民郭友餘習妖教
郡以屢赦聞公言友餘張角術也異時李逢嘗以此惑民
請論如法大觀四年領廣鹽入議時上躬政事陰寬畫下
公欲遂成之洎對上勞苦良渥首以江西賑濟為言公奏
蘇荒巨職也惟本路闕之所請輒從民力以紓為大利故
和之氣薰蒸豐穰隨應若行此無年公私自然充實願陛下

守之勿疑上深然之曰卿此行打召知矣賜緋衣銀魚以
遣且曰推行法度要在得人不得于民方為利國公奏訓
詞深厚之頌之天下付之吏官從之款歸本路有所見奏
陳公頓首謝因言三幸因天寧節隨班上壽不勝封人之
祝昔管仲祝桓公以無忘在昔時臣亦願陛下無忘蒼天
戒時上大悅即日趣議鹽事得內侍省謀事聽關白公即
奏陛下幸蠲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大臣不和議論不
一觀望苟且莫肯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籍與天下更始
而有司以大臣仇怨廢鋼自如為治之害莫大於此願思
所以協和之且申嚴戒敕又請限豐歲廣糴之數以毋奪

民食精縣令銓補之法以毋失民平勿妄支移常平封楮
錢以志滅二虜使中國競百姓富朝廷正群臣和以示人
主尊強隆盛之勢反復數千言時執政近臣方大為矛盾
故公言屢及之以感悟上意遷轉運使人謂公德行文學
宜在朝廷處之非其地而公不屑會歲饑朝廷責補發
不已又促輸納紬絹之期追遠年無名之責鬻官田者大
虧上供之數公歷陳利害奏罷之且言鹽法既更其封楮
益可盡給和買還之民力陳見聽以廣鹽數頓賜三品服
以直達有勞進兩官公於漕計能權其贏為轉輸之本故
屢辨而民不知尋徙淮南先是漕臣承拋降慮不及事則

文粹卷十四 五
以浮數調民州縣運增所取無藝吏緣為姦或州郡以非
所產至漫數年不一輸者公令民必實且為納直通融之
法民歡趨之有出非其時地非所出者復曲折為陳或紆
或免其事非一當時稱便被旨赴闕大臣以有親嫌言者
令再任除直龍圖閣歲水災甚民流滿道而錢法遽更農
末皆病公乞蠲租賦盡散洛口米常平青苗解牛驟貸且
通一路有無應辦公私為之兩濟詔書褒諭尋以江淮諸
司使臣游蠹諸郡命公按之公悉條其狀并兩自以聞詔
各驅還所役遠者從公械治於是大失權倖意從兩浙公
聞蘇杭局每物必十倍其費以其一供奉餘悉餉權倖為

已私窮之則火其籍如蘇州一日焚官物八十萬是也於
是因辭免慷慨力陳命以之寢復以表謝具畧曰雖以天
下奉一人不為過也然則立民為天子顧不重我精神誦
之小人由是得以間公會盜劉五暴廬壽公走助憲臣彼
之除秘閣偷換以梁魁未擒不拜方欲條上討賊之方而
中遣賈人董福欲自以為功乃奏罷憲臣而公亦坐降兩
官自淮賊擾軍顏之興公以為縣官空履亦有甚於此時
而當路者不察者為有變急何以待之因于詔取會漕
司財用乃言小南諸盜開之由除撥賜病學宗室等財
用田產添置官兵及朝廷非此拋買外一頂奉蓋錢並入

權貨務應和買蓋並文九錢而民卒不得乃三官儲亦月
為之計預有永世一即于其款定此大弊也其原自權貨務
朝廷縱不能言還歲額者五分其半以助漕司也合天下
合得和買丁蠶鹽價賜之計前元上供錢以示大信於民
諸路官亦少寬悉鹽法行十餘年尚未立租額歲務增羨
民窮困不聊生可為流涕今於雜本之後須五百萬緡屬
者趙憲宣御筆令於額外計置斛米歲終數取止用漕司
方以經入不足為百變不知錢何所出悲迫之不無搔擾之
患今民和買既不得錢而斛斗又非倍輸不可其間官戶
以俸免豪猾以賂移所苦者特畏法貧弱之民可謂無名

無數高下不均之甚矣而有司方以用度不繼率取給於
此雖人知其非苟避錄其肯為陛下言者况復使之額
外計置哉因進三說一曰常平止納息以抑兼并一曰下
戶均出役錢以絕姦偽二曰市易取淨利以役商賈名
非正然與數和買而不售其直什一而使之倍輸額外無
名無數之歛有間矣願陛下以此錢以取四夷若夫理財
尤在節用而節用以修造為事修造雖於體國有不可廢
者此類以此固寵市息不可不察其次如人臣賜券賜券
予金帛給田屋之類尤為泛濫依令如違誓不問官為造
乘也定策如韓琦不聞恩賜券者皆言者也今乃人得

居而有之奈何。蘇氏原書云：蘇氏之在朝也，自禁中歸，節用之說付有司。蘇氏曰：臣及議者不若謂公言利措，或法章交上，上察其誠不之罪也。會御前人亦所占留，直芝綱船公以上供期迫乞還之，且因起發竹石上言本路一竹之費無慮五十緡，他路猶不止。此今不以克苑園而六諸臣之家民力之奉，將安兩廷願示休息之期，以厚天下。言奏權貴積怨未發，間御筆以直達從，限令漕臣較州郡賞罰。公則黃親書力陳人情，有大不可者乞展限。其詞激烈，奉御筆咨職監信川酒稅有輕疎妄言不循分義之說。外廷方莫測而臺臣復論前奏，嘗平事責檢濠州團練。

副使郴州安置，尋以討賊功許自便。宣和改元，赦復朝奉大夫，夏祭赦復朝散大夫。宣和二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公誠孝，甫六歲已能知母疾，療之通直曰：是必為孝子矣。既罷臨江，時中奉公客熙河，未歸步馳省者，再冒大雪者往返萬餘里，卒御之以歸。自是專以奉親為樂，舉天下無以易其志者。時四親在堂，隨其意奉之日，躬僕妾之勞，有古人所難者。令人疾，病一夕髮變為髮，疾侍弥月，癯然骨立。既卒，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屢絕。復蘇方衰毀甚而奉飲食起居，無一不如生者。啜粥寢食，不置不楸，不易衣，小嘗味不飲，藥注不絕聲。終喪三年，及侍祖妣。

疾親父喪亦如之終其身痛慕不已言及輒聲與涕俱初
公之請老也年方壯人惜其遽公曰養及四親人之至幸
也萬一有不入為終身憂其可緩乎是年以父母之恩及
其祖妣而以妻封及其母鄉人彭汝礪為文頌歎之未幾
復以已得之願為但榮於足聞者莫不聳動而天下人知
公名矣公居山林久一旦為天子所知起之召對立大夫
想聞其風及對言陳論卓然以名節當上意於出處皆
合天下益賢之自此三賜對洎奉使十餘年其面陳者不
計章疏凡數百上悉天下大計觸當時之諱詆方行之令
與大臣權倖為敵而無所阿附反覆窮盡不度可否以身

任之有宰執臺諫所不敢言人為股肱而公不恤也上亦
知公精忠每排衆議用之數加器使獎資於開陳多見聽
納而小人構倖日以譏公雖卒坐言龍死而天下拱手推
為正人鉅德卒之日識與不識皆為實涕公之學不守章
句居間十有六年專心思經史務欲明聖人之道而見之
行事故發為議論辨得闕深援引古今深知治體在元祐
則言欲新法置理新司者在建中則言不當棄地在六觀
政和則言雜本和旨恭鹽法其人者欲人主正心術去朋
黨斥玩好而於論邊事尤詳其至自熙和深以中國屈於
夷狄為大耻得其曲折以告彭汝礪使并王瞻為用之

其說以為二邊之患近而且遠者惟熙河青唐以其與夏人相為倚角而國家德寶元元豐之夫以兵為諱非也夫維大舟者必屢折其勢前猛獸者必先困其力彼夏賊慕爾政富徐以術制之不之而急與之殺乃陳文傑備守其上之以棄熙河為持右臂授羌將為隴蜀之害而守熙河非滅青唐取河南不可其後朝廷卒不棄熙河王瞻取青唐悉如公言元符間夏人窮蹙藉契丹請平公以為自祖宗以來每虜犯塞為害益深所侵益大所須益多不取後稍振必復為害不若厚禮其使使軋順身入朝否則歸我河南質其大臣愛子皆不從則曲在彼而我師有名矣彼固

已失其咽喉若由蘭合浮槎以進一夕可至所謂迅雷不及掩耳者會命已行不果從後朝廷每有事西方未嘗不言至論常平則又言之欲必取二虜自陳東南無事欲行死邊塞求人可用者用人當如李愬縛元濟之奇不當如樊噲行匈奴之誕人皆偉之公於吏治不為文具凡勞險煩劇人所不堪者未嘗辭臨事強明人不能欺尤汲汲於恤民與客論利病常至夜分有所得立陳推見本未能使朝廷必從已其馭吏嚴而不傷升黜以核寔不以偏辭故自為州縣吏至為部使者人皆取法畏而服之於施財樂善如嗜慾然至寵利則低回畏避甚於撓穿居太學時得

家問輒舉篋授同舍之貧者所至坐客隨滿親友游士館
于公家者常數十人奔走字孤皆得其所求而去士之落
南繇江西以出者多賴公以生大臣臺諫以忠斥者率藪
千里追贖之退視其奉養陋甚死之日餘銅唾壺書數篋
而已聞人小善必演而成之雖昧平生亦拳拳慰薦或斥
非其罪者雖自敵已上非職所及亦冒為之言然平生未
嘗以私干人其遷官十悉以勞以恩而不磨勸淮南之僚
有據公之功取優遷而賞不及公者人皆憤之公未嘗言
及坐淮賊例鐫官則乞併降已官以除其負得圭田又復
已而均之其與人不校反調護之類如此然朝廷亦雅高

其節始以服推其祖晚以子之官官其叔父皆非故事特
旨從之平居謙厚不伐胷中洞然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喜
面折人過然退無異言於人委曲成就無所不從及忠義
激烈萬牛莫能回其心也居鄉里於親疎長幼小大厚薄
無不用其至蓋人有一善可以名其終身者在公皆不足
道也夫人黃氏南華縣君改封宜人知書有賢行先公四
十日卒子四人燾六學博士燾將仕郎輝煥未官女七人
適秘書郎黃伯思起居郎李綱大學博士李富國大府寺
丞薛良顯杭州監稅范渭寶應縣丞虞澹一人尚幼至老
未嘗一日釋書不觀故下至天文地理卜筮圖緯歷數無

不精通而尤深釋氏其文溫潤純粹仁義之言藹如也詩
平淡簡古偁其為人鄉人師之隨其材或文或行皆有可
稱而其弟相樸遂以文學躡臺省躋侍從為名臣其子燾
亦以任子力學廷中第三人有釋周禮易春秋等書三百
六十卷公早樹立隱然有公輔望自親止力思所以報國
故身雖不在朝廷而未嘗一日忘君嘗患風俗上下相蒙
以取利每因職事所及災異所詢於愛君恤民之際諄諄
言之又以告大臣親舊者嘗曰苟有以天下為度者吾從
矣亦何常之有哉而妻父黃履尤器公以為可屬大事雖
相去千里公有言必告有大事亦以咨公知揀鄒浩之類

皆自公發之其裨益之功陰及天下非一而讒者疾公不
置以天子聰明大度知公如此而曾不得一日立于朝廷
之上或以時未可言謂公少賤者公口吾以委蛇事君雖
出沒風波萬變之中隨宜揀世而無功名富貴之累為得
聖人用心顧世人未知之耳使遂其志施設何如哉聞貶
柳陽獨挈其所著書以行及返猶疏時事數千言須臾悟
而陳之且屬弟侍御史樸誦言于朝疾已革其語不倫矣
而所道亦時事也嗚呼可謂忠義出于天性古之全德君
子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合葬公夫人于其里歸印
粵謹錄其行事如右謹狀

浮溪文粹卷之十四



浮溪文粹卷之十五



詩

桃源行

祖龍門外神傳壁方士猶言仙可得東行欲與美門
親咫尺蓬萊滄海隔那知平地有青春只屬尋常遊
世人關中日月空萬古花下山川長一身中原別後
無消息聞說胡塵因感昔誰教晉鼎判東西却愧秦
城限南北人問萬事愈可憐此地當時亦偶然何事
區區漢天子種桃辛苦望長年

過吳明叟新居

誰開大屋沉沉者門外垂楊拂車馬主人四十持節
歸高臥綠陰啼鳥下冥冥一徑傍花入忽有青池照
深夏魚吹落日知鏡淨荷受微風看珠瀉夫君少有
湖海氣欲駟馬鯨魚地跨故將能事驚世人坐向雲
端差萬瓦稍培幽桂出窻底時放青山來竹罇人言
此興極不淺天遣公忙那肯赦要須便作輞川圖他
日思歸聊對畫

同張昌時宿高明寺

幽臥不知覺寤懸寒日初矧伊夜來雨谿聲到吾廬
故人挽我出忽枉天際書躋險敢自休青山轉籃輿

相逢竹間寺共顯園中蔬殘僧誰在亾奄忽十載餘茗果
許晴昔新晴報鐘魚東雷亦已鳴百草茁穎舒奈何與之
子齒髮日夜疎眷此不能發率衣更踟躕明朝各回首世
事將焉如

次高郵軍

小雨靜林麓鶉鳴相應鳴移舟漾清深薄晚荷氣生暝鳥
盡雙去潛魚時一驚菰蒲若無人渺渺炊烟橫艇子擬迎
我携魚薦南烹月出殊未高疎林隱微明依沒會有處斗
掛天邊城

阻風雨碎邪渡寄王仲成

渡頭急雨鳴森木木杪顛風飛大屋沒雲寒水稻生芽滿
眼青泥車折軸山行值雨舟值風窮愁日日煩天公不如
歸臥澗壑底世事不埒春空別君兩年重此別喜君曾
次渾水雪擬將身作賈胡留無柰事如空鳥滅挽我不回
君怒嗔交情把玩轉清新相隨百里還相見只有西山似
故人

避地函亭野步

今日幸無雨天空出遙岑行行不知疲遂至春江潯及路
轉離落人家在桑陰平時漲清波隴麥如人深潁畝戲鳧
鷺新蒲映浮沉我生本樵漁對此請初心風物豈不好悲
來自難任胡塵暗中原四海如鷲禽黃屋狩萬里兩宮隔
辰參龍移螻螳窺月晦蟾蜍侵宇宙有傾覆茲游豈嘔歎
銷憂賴濁醪太息誰能對

庚午歲屏居零陵七月二十日以門請候出秋為韻

賦五首

山人獨夜時潮落西川振渡口櫓聲急一江煙雨昏城頭
短長更不寐聽燕門賦生數千息焚香待朝霞

右一

暑退涼亦收蒲蒲亭如暑時觀自眺魚衝破青瓦夾纖纖
初弦月不受薄雲掩近村處漸寒已有鴉數點

右二

人生幾聰明日夜陳駒駿繞經花信風又過麥秋候吾非
金石堅與世相邂逅胡為聞鐘鳴更歷臨傍堞

右三

家山在何許渺渺彭蠡東人來數月程衣敝補首中昨宵
青燈花伴墜欹頭虫兒飢女沉絲歲晚書未通

右四

人言間闕者一日如三秋孤臣昔放逐七見天星周早濤
高門地姓名記前旒如何天雞星不照湘南州

右五

次韻向君受感秋

且欲相隨首當盤不酒多問沐猴冠菊花有意浮杯酒桐
葉無聲下井欄千里江山漁笛晚十年燈火客氈寒男兒
幾許功名事華髮催人不少寬

向侯狂笏意千里肯為俗彈頭上冠何時盛之青瑣闥妙
語付以烏絲欄日邊人去馬行斷江上秋高楓葉寒向來
叔度儻公是一見使我窮愁寬

晚發吳城山

風掃陽侯雪陣平雨催摩詰畫圖成氣吞浦溆重林盡秋
著江湖去鳥明厚祿故人無一字長年三老伴餘生會湏

滿意開懷抱到眼廬山不世情

過臨平

一別九霄路風煙長滿衣已成身老大無復世輕肥天闕
鳥覆下山寒人獨歸曉來何似雨春水半巖扉

右一

睡起涼生岸釣簾坐小窻
參風能起柁梅雨不鳴江
往事心長折歸塗影自覆
依然蒲柳地人老故先降

右二

書寧川驛壁

過眼空花一餉休坐狂猶得佐名州
雖遭瀧吏嗤韓子却

喜溪神識柳侯盡日野田行
擺種有時雲嶠聽鈞軒會將
新濯滄浪足踏遍千巖萬壑秋

宿鄴侯鎮

當時踏月此長亭
髮似河堤柳色青
今日重來堤樹老
一簪華髮戴寒星

微涼初破候蟲秋
露草螢光已不流
搔首與誰論往事
星河無語下城頭

龜山上方

度險逢幽處憑誰寫壯懷
連雲接絕壁孤塔表長淮
地本吳楓接山今禹績皆
潮聲從殿寺竹影自翻堦
木杪朱欄

出城均雪浪埋乾坤迷狂瀟灑雨池陰崖丹葉經寒在蒼
洲向晚佳魚龍宵聽與猿鳥畫窺齋月滿墳珠實霜清磨
石諸僧盃收柏子煎徑掃松欵左宦書無鴈南烹菜有鮭
風煙欺短髮雲水信殘骸竟作何鄉老虛慚素尚乖江湖
今在眼歸合辦青鞋

醉別季高侍郎

疇昔追隨翰墨場功名今日愧劉郎英姿合上凌煙閣巧
諧曾遭偃月堂雙槩又乘清夜去一樽聊發少年狂歸來
却共燈花語騎省看成滿鏡霜

漫興

晨起脩然曳杖行一簾疎雨作秋清老來歲月能多少看
得栽花結子成

燕子年年入戶飛向人無是亦無非來春強健還相見送
汝將雛又一歸

北窓

睡起無一事怡然野鹿柯綠陰微缺處最得南颺多

已酉亂後寄常州使君姪

汾水遊初遠瑤池宴未歸航遷新廟主矢及近臣衣胡馬
窺天塹遼烽斷日畿百年還海地回首復成非

古鏡行

我有辟邪鏡得之咸陽宮其陰為天池一母將九龍旁書
負圖字土蝕如旋蟲絨以駁雜珍妙極僅之三請言照遠
近十里秋毫空豈不鑿脂澤所貴肝膽通問誰為此器太
古非人功客聞重歎息意欲窺靈蹤高其臺不辭倚恐客難
稱容繩窮匣半落四室未悲風日車當晝留羞澁如頑銅
森然髮上指凜若臨霜鋒我還撫客手此豈世寶同揮淚
兩無言掩鏡擊囊中

蔡天任韻

修節過午夕陰合蝴蝶滿庭春草長呼兒更捲簾數尺要
放晚晴升屋梁

詞

點絳脣

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嶠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窻瘦
好箇霜天閒却傳盃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如酒

二

高柳蟬嘶採菱歌斷秋風起晚雲如髻湖上山橫翠
簾捲西樓過雨涼生袂天如水畫樓十二有箇人同倚

小重山

月下潮生紅蓼汀寒霞都歛盡四山青柳稍風急隨流螢
隨波去點點亂寒星別語記丁寧如今能間隔絕長亭

夜來秋氣入銀屏
梧桐雨還恨不同聽

浮溪文粹卷十五



浮溪文粹附錄

宋故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

千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贈端明殿學士汪公墓誌銘

左朝奉郎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孫覲撰

建炎紹興間大盜據中原羣惡嘯止命相聚為寇於是環
四海為盜區矣天子慨然仗一劍出入兵間禁暴除殘拯
溺吊凶於戎馬喋血之餘以建中興之烈當是時顯謨閣
學士左太中大夫新安汪公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一時
詔令往往多出公手凡上所以指授諸將感厲戰士訓飭

在位象開元元之意其載誌命之文開示赤心明白洞達
不出戶窺瞻而天威咫尺生於萬里學士大夫傳誦以比
陸宣公居無幾何權臣樹黨除不附已公亦抵罪斥居東
州積十二年更四赦不得還間遇勝日幅巾葛屨登西山
循鋤澗入愚溪竝流沉文以吊古人而自肆於山水
年益高文益奇詩益工筆妙精深與柳儀曹相望於數百
載後文章格方與之相上下何其盛也公既沒諸孤護喪
歸葬且致公治命屬余銘余與公游四十年知公為審乃
序而誌之系以銘公諱藻字彥章姓汪氏饒州德興縣人
曾祖震太常丞贈光祿卿祖宗顏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少

傅妣越國夫人陳國夫人皆陳氏公自童幼已卓越有大
志學舉子業既成得春秋左氏西漢書讀而好之銳意欲
與之並年甫冠徒步游太學有司第其文屢出諸生上中
崇寧二年進士乙科瓊林錫宴酒半上友賜米狀元霍公
端友屬公表謝授紙筆立就如素習之一坐嘆驚調婺州
觀察推官就除宣州州學教授丁少傅公憂夏除授從事
郎荆南府掌書記不赴改江南西路提舉學事司幹當公
事代還至京師會徽宗親製君臣慶會明詩群臣和進喜
事者集錄為一大卷公適見之擬和一章屬詞用韻句法
清新出衆作之右即日傳布諸公喜而稱之除九域圖志

所編修官政宣徽部通陳國夫人之喪免喪除秘書省校
書郎遷著作佐郎其寶鼎是歲政和四年也故相王黼頃
與公為太學同舍不相中比當黜黜公通判宣州州將俗
吏公益不樂上言請官祠得提點汀州太平觀寓家晉陵
凡八年終黼之世不用累轉朝奉郎公博學強記自六經
百家太史之籍先儒箋疏傳注之書兵家族譜方言地志
星經曆法佛老之衆說與夫萬里海外蠻夷異域荒怪之
序錄靡不記覽山陰賀鑄方回知名士也亦寓晉陵聚書
萬餘卷公日從之游多得所未見者凡伏臘衣食所須盡以
供筆劄而錄歲之其辭章明於道德達於世務指事析理

引物託諭馳騁古今貫串經傳該備衆體蓋數十萬言自
成一家公在江西徐俯師川洪炎洪芻有能詩聲自負無
所屈一日俯見公詩於僧壁喟曰此我輩人也率二洪詣
舍上謁既去公曰騷人墨客撫鬚琢句以自鳴其不平耳
烏足尚也至是數年卒以大手筆稱天下金華勸講石室
納書典冊施之朝廷樂歌薦之郊廟鴻文碩學臬耀一世
人知其名家有其書而詩律高妙興寄深遠亦非近世詩
人之所能及淵聖登極召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旋以
進太常少卿起居舍人今上踐祚轉朝請郎召為中書舍
人賜三品服大駕狩澤陽詔中書後省試潭州進士何烈

烈對稱臣臺疏論列非所宜言罷公為集英殿修撰提舉
江州太平觀明年復召為中書舍人權給事中兵部侍郎
兼侍講直學士院公草高麗答詔上顧輔臣稱公得代言
之體久之高麗人謝表至上復稱公真拜翰林學士以所
御白團扇親書紫詔仍兼給黃麻作六經十字以賜播紳
禁之累轉朝議大夫公自登侍從屬時多故感懷思遇凡
所建請皆當世要務常論諸大將擁重兵高位崇秩子女
玉帛已極富貴之欲而根據盤互浸成外重之勢陳所以
待諸將者三事後十年卒如公策又言宣和諸臣交通貴
倖一時誤恩官有至銀青光祿大夫者臺諫極論方就鐫

襖詔墨未乾而建炎恩宥又當甄復蓋依祖宗法至中大
夫而止論繳數人國論以為允又言太上皇元符以來至
上建炎之元並無日曆可謂闕典古者有國必有史史必
有官漢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
上丞相自唐至本朝亦以宰相監總國之重事願留聖心
二欲納翌日輔臣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弄除龍圖
閣直學士知湖州領日曆如故蒐攬闕文悉摭衆論遠至
閩蜀幾千里外近在高公寄答之家或具公移或通私書
旁搜博采遠近畢至分設科條以類詮次總九十二移知
撫州歲餘罷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會於林侍讀學士范冲

疏言日曆者國之大典以誌三宗纂集更涉歲月稍見功
緒言未成而中止積久散逸後人益難措手矣今方就間
可降詔令依舊纂集俾三朝文物著存方冊非小補也於
是有旨復命公許辭官屬二員賜史館修撰餐錢辭不受
書成凡八百冊上之遣使賜茶藥進官二等加中大夫
除顯謨閣學士知徽州公前後典六州先惠愛重名教育
古循吏之迹唐顏魯公嘗為湖州刺史公建言昔聖皇
帝垂毫末睢陽親屈帝尊臨日元震廟旌巡遠異代之忠以
風厲天下顏真卿叱叛臣李希烈而死廟食吳興昨行殿
不能百里宜蒙褒典以增忠臣義士之氣詔從之賜號忠

烈詔下公大治祠屋嘗榜揭之郡有籍錄朱劬窻戶數十
種丹漆之光可鑑察吏請為州治樓觀之飾公曰吾葺魯
公祠可用也輸兵一新州人大悅徽州學舍敝小方議改
築公嘗為文記鎮江府學之成州將程邁以白金致餽謝
公報曰比葺郡學費無所從出而餉金適至已付諸生令
拜賜矣又嘗公帑之贏續之落成為一方壯觀轉左太中
大夫十二年知泉州殿前司大校蒐選禁軍之伉健者移
州具資糧遣送公曰州並海宿兵數百所以備非常習不
遣馳奏驛聞大校怒以語侵公免符下乃移知宣州閏月
改鎮江府鎮江自經遘災之亂歲輸上供米率不如數轉

運使按視計倉粟之在存者尚自數萬盡局鑰而去軍食不繼官軍震不知所出而公適至命破鑄給之遺書使者曰官軍張頌待哺米在廩中而不予之食將黜饒饑無聊雖錮南山猶有隙也輒以便宜開發老守重得罪不敢辭會言者讒公而罷論奏不已落職永州居住更七八年感風痺乞致仕不許竟卒於永州寓舍實二十四年六月癸未也享年七十六積官左太中大夫爵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一百戶沒後二年詔復顯謨閣學士官其二子又一年徽宗實錄成書宰輔奏言用公所著為多詔贈端明殿學士公性樂易不事藩飾以時聲名至

居官任職則矯矯然不侵為然謀者也不喜殖財利榮貴三十年無屋廬以居有田陽羨亦不近以卒歲而嗜書學古老且病猶不去手大璫梁師成用事小人朋附目為隱相武人吳可者師成許以能詩至出入臥內公罷符寶可過公致師成意曰聞名久矣幸不鄙過我禁從可拱而俟也公謝不往客曰吾嘗望隱相之門如在天上公而不往何故公曰若使我與可輩為伍邪守湖日朝廷和糴米六萬餘斛公視六縣民力所堪鎬三之一而上書自劾詔勿問兵歲餘亡部被旨降本錢復糴數萬斛歲適大稔物估相當如數而辦例進一官公曰吾嘗以減糴待罪幸蒙恩

質今豈可復受賞邪三辭卒不拜海舶次泉閣婆國王附
送龍腦數百兩為公壽公却之或曰異國之玉因舶商致
方物修故事不可却也公飭送公帑一銖不取公於辭受
類如此亦以故遂多齟齬於世始公在太學與王黼有讎
芥後黼入相嫌恨不除竟坐廢斥而言者指公為黼黨黜
永州累赦不宥卒厄於窮裔以死雖然朝愠暮喜乍賢乍
佞初若一閔然曾未轉盼如潦水之歸壑而高文大冊垂
世傳後與古作者並列於圖書之府聖主親覽追錄故侯
復還舊物得喪相除孰與公多公之文有浮溪集六十卷
行於世裔夷謀夏錄二卷青唐錄三卷古今雅俗字四十

四篇公尤工大小篆得李斯陽冰用筆意元配淑人趙氏
今配淑人莊氏亦前卒葬於常州宜興縣陽蔡後塢二十
五年十二月乙酉諸孤奉公之喪合葬于二淑人之墓于
七人男曰恬右從事郎曰悟右宣教郎新差知婺州金華
縣丞主管學事口恪右承事郎曰愔曰懌曰愷並右承務
郎曰悌未仕女適右迪功郎莊珪孫男女十三人男曰文
舉巖舉臯舉賢舉女適左奉議郎嚴康朝進士孫廷實葬
寔莊需餘尚幼新安汪氏之徙鄱陽蓋已久矣自曾祖至
公四世皆以儒學中進士第而公以文章大顯於時德興
田因悉推予其兄以郊祀之恩任兄之子悅命未下而公

取元豐己未少傅公為泉之晉江丞而公生後六十年公
刺泉入境恍然悲喜太息曰城郭是矣昔陳秀公生於鎮
江後建鎮江節築大第居焉實秀公始生之處山川之靈
鍾為人英古今所傳不可誣也銘曰

赫赫我宋崇雅右文藩飾萬物如歲之春治具炳然監于
二代儒先酋酋光明碩大偉歎汪公德配先民學窺聖域
文姬皇墳芸省讎書螭坳珥筆論經石渠坐五十席代言
西掖視草北扉渙發大號雷動風馳持橐剖符出使入侍
今之名臣古之循吏風流儒雅慈惠之師六州之氓途詠
而思誰私黨讎乃讒乃逐投畀荒裔一片不復斗野之南

先氣屬天理歲不沒至寶在焉擾擾萬生趨死一軌百鍊
之英有化無死赫赫昂昂命世之儒流傳海內公有遺書
銘公于石石磨可磷公名不磨為萬世準

宋史文苑傳

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幼穎異入太學中進士第調授
州觀察推官改宣州教授稍遷江西提舉學事司幹當公
事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羣臣皆責是惟藻和篇衆莫
能及時明伸亦以文名人為之語江左二寶胡仲汪藻
尋除九域圖志所編脩官每遠著作也即時相王黼與藻
同舍素不睦出過判宣州提點江州太平觀授開元八年

終翻之世不得用欽宗即位名為乞田真外郎再遷太常
少卿起居舍人高宗踐祚召試中書舍人時大揚州藻多
論奏室相黃港善惡之遂假他事免為集美殿脩撰提舉
太平觀明年復召為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擢給事中遷
兵部侍郎無待講拜翰林學士帝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
語仍無繒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指紳詔之屬時多事詔
令類出其于嘗論諸大將擁重兵寢成外重之勢且陳所
以待將帥者二事後十年卒如其策又言崇觀以來貴結
權倖如事閑宦與閑邊誤國得職名自觀文殿大學士而
下直祕閣官至銀青光祿大夫者近稍錫橐而遷延恩宥

又當甄復盡依國初法止中大夫紹興二年除龍圖閣直
學士知湖州以顏真卿畫忠唐室嘗守是邦乞表章之詔
賜廟忠烈又言古者有國必有史故書稱前議論之辭則
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
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今論二十年無復日曆何以示
來世乞即臣所領所許臣訪並故家文書纂集元符庚辰
以來詔旨為日曆之舊制可史館既開修撰崇觀禮志不
必別設外局乃以郡人顏經校經想其教釋軍會遂取
停官起知撫州御史張致遠又論之平柯六年修撰先
言日曆國之大典此諸無意於事復中止恐遂廢遂宜令

就閒後卒前業詔勅中韓修撰錢臨所編想八年上
所脩言自元祐庚辰至宣和己巳詔旨凡六百六十五卷
藻無進官其屬也延祖孟慶美咸增秩有差燕升顯謨閣
學士遣使賜示藥尋知徽州逾年徙宣州言者論其言高
秦京王黼之客奪職居永州系赦不宥二十四年卒秦務
死復職官二子二十八年徽宗實錄成書右僕射湯思退
言藻嘗纂集詔旨以修實錄所取十蓋七八深有力於斯
文詔贈端明殿學士藻通顯二十年無屋廬以居博極群
書老不釋卷尤喜讀春秋左氏傳及西漢書工儂語多著
述所為制詞人多傳誦于六人情恪愴怛懔愴

附羅鄂州遺文

顯謨閣學士程邁傳

程邁字進道黟縣人程忠壯公靈洗之後登第為仁和尉
以捕盜改秩知西安縣政強明說渡者持仗而譁官兵不
能禁守以語邁邁遣一吏持對之曰不即散與俱木吏
驚曰此知縣判也即散去部使之督諸郡水旱積欠郡因
移文督稅之倚閣迹絕者邁曰州數年無水旱何積欠
也守不能屈由是他邑暗令迹絕者皆免考試處州回縣
有六辟之事閣接釋具二無異遂調知鹽城縣宰相劉正
夫押勅見其名召與語曰往在大學見君為縣有美政

爲之徵宗嘉其對除提舉江西當平起家不十年乘夜幸
過里里人榮之民有訟田者二十年不決過閱其廣問訟
者年幾何曰六十六過曰爾所齋券乃慶曆二年時方年
七歲安得妻財置產訟者歎以爲神曰早二十年遇之可
以無訟歲旱募流民浚洪州東湖水患爲息後入爲戶部
侍郎除提舉措置河北路糴使以辦聞今再任繼除直秘
閣中使李彥銜言宣諭因語過西成所田須農具過送鐵
農具一車彥大笑尋褫職任太上一位南京召除左司員
外郎後遷大府卿提郊祀事務省二六七因編進命付史
館會建州賊葉濃據城稱兵以逼四福建運使直龍圖閣

按舊給州縣鹽就除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兵至白沙聞有
俗去建州劇賊范為陰窺福州統制李捧為所敗邁遣約
降有日會謝嚮等奉使募兵遣人誅賊欲自以為功於是
復叛而所在盜起率萬人建劔汀邵武皆盜區邁且招且
捕所向悉平惟范為未下乃遣新招降張毅使守古田責
以立功又謹守南劍界移制置使兵入屯三田范為由是
不敢窺興化漳泉邁度大將辛企宗謝嚮等終不能平盜
竄請王師航海十五日可至福州庶一戰滅賊章十上不
報乃奏謝嚮連賊企宗玩寇且賊不可赦上感悟命大臣
由海道賊不虞王師至不一日平費不及民及請錄死士

後給膏從無歸者粟及田廬掩露皆遷循吏撫養留廣東
船米五萬以寬民賦且乞量留大軍得三千人後松溪及
汀漳有寇賴以平紹興二年召進微猷閣待制知温州點
平陽吏四十人他縣猶以次遁去上謂宰相曰程邁温州
之政光絕前後今之吏師也丁父憂後知信州會議復發
運司以邁充使邁以為祖宗時發運司事權甚重今屬官
纔八員而無辟選之文則任大重權大輕給緡錢二百萬
欲一年有成效二年有蓄積則利源太狹責效太速又今
二百萬不能當昔時百萬所糴固未廣而倉廩稍脚之費
實未知所出若責之州縣深懼擾民且謀不審則行不遠責

太速則智者不能善其後乃力辭上慰喻之且令增給糴
本陛辭又奏曰昔唐劉晏兼九使財賦悉歸一至國朝始
分為三然三司使居內而發運使居外猶相為表裏今天
下財益分租庸專於轉運常平專提舉鹽鐵則有茶鹽司
鼓鑄則有坑冶司平準則有市場司戶稅既總之發運獨
存其名耳况今中外盡此司甚重而視此司甚輕願詔使
明知興復之意而行之如祖宗時則臣不敢辭上曰已詔
三省除卿雜學士以增重使權合後省祿奉而止乃置司
平江府以秋成和糴又因其郡縣為價稍增之糴四十餘
萬而所費糴米幾半是臣屢以為言上輒止之尋權知府

事又言今糴本尚二百餘萬緡可糴五六十萬石而一司
官吏與將來漕運此費比民間價又增十四五則糴買終
無補於國虛費用度乃罷就除知鎮江兼沿江安撫使軍
後興為一新官府陶瓦貧民因興修學校鄱陽歲飢多盜
上憂之進徵猷閣直學士知杭州奏蠲舟車延葺增米價
以招商賈不踰月米大至又葺條寬池二十餘事揭於州
門民以寧息徙温州至適火後為營官舍千區開河渠立
望樓結火保更為新學多士趨勸詔書褒諭轉左中奉大
夫進顯謨閣直學士再知福州州有舊招安賊首某等二
百餘人以便巨廩羈縻之郡人常側目會戍兵還朝因盡
遣歸樞密院聽差使尋罷奉祠紹興十五年正月卒年七
十八有漫浪編五卷奏議表啓三十卷詩二百餘篇孫叔
達今宗正少卿太子左庶子羅願傳

司業胡仲傳

胡司業仲字彥時幼穎悟七歲父誅二兄偉俊為夢蝶詩
仲亦隨作末云誰能分覺夢真妄兩恁恁年十四隨兄游
學杭州月試魁先出又數為之首教官命徒按察之問所
用事對如響蘇文忠公特為中遣鞍馬召與語甚見款異
在太學學中為之語曰江南二寶胡仲汪藻登第試學官
為教授部使者合薦崇寧初召為太學正累遷著作佐郎

與修神宗日曆及禮書除右正言以親改符實部遷驛廉
司業嘗坐謫已而知無為軍時某縣猾民有訴令者率斂
錢百千積藏寘列肆中伸察所訴不實物色之得其積與
簿書具載所以餉吏者按致其罪慰謝令政仁恕民繪像
事之從弟傑字彥和登第後嘗知樂清縣廉訪使令買其
穀甚廣收直六百傑不從以事見按繼知黃岡縣亦以病
自免後累調官不赴居數十年性好書晚苦目病猶使子
孫誦而聽之預自為墓誌將終與醫叙訣醫出及門而絕
羅頌傳

浮溪文粹附錄

右浮溪文粹十五卷首載勅制表奏次及
記序碑傳詩跋等類凡八十五篇宋顯謨
閣學士汪藻彥章所作彥章婺源人卜居
陽羨仍以故居浮溪為號平生著述甚富
尤長於四六行于世者有浮溪集六十卷
詩文計千餘首又有三朝日曆青唐錄齋
夷謀夏錄金人背盟錄古今雅俗字若干
卷洪武初同郡趙子常跋羅鄂州小集固
已嘆惜浮溪之文再更變故失傳者多况

今去之百四十餘年豈易致哉文粹疑子
常所未見不知詮釋者氏名批點亦甚精
當蓋就其全集諸體中觀之可謂粹也已
弘治甲子春予過南京會吳寧菴翰學于
玉亭節餘道及浮溪遺墓在其鄉出是編
寫本見眊曰久欲板行之未有託也予諾
之携歸郡中政餘躬自校勘踰月間有疑
誤處不欲輒改俟得善本是正之爰命舒
城諸生陳九德繕寫適檢書庫有餘梓因

刻焉再閱月而工始竟惟宋南渡多難之
秋浮溪初拜掖垣掌內制大典冊多出其
手當時德音所被讀者悽憤興感以比陸
敬輿信乎中興之功非特將士宣力詔令
亦有助焉後坐言者指為京散黨一斥不
復用大肆力於文翰一世推重以繼柳儀
曹傳宋史者列之文苑續言行錄者列之
名臣由是而觀浮溪不但為一時詞臣冠
冕抑亦名臣儔匹哉孫仲益黃東發吳草

盧陳定宇諸君評品其文或謂四六格律
精嚴一字不苟錯或謂深淳雅健追配古
作常楊燕許諸人莫及或謂明徹高爽歐
蘇之後邈然寡儔或謂製作得體不但言
語之工予讀之信然史稱南渡文氣不及
東都如浮溪之文可以此槩論哉然所選
僅止於是每體不數篇較諸全集猶不及
十之一又有取其以啓賀李右丞伯紀事
詞俱妙加貝張韓岳三帥加樞密使副璣

貂蟬一聯入亟稱之乃不以入選何居於
此可以見立言之難而選之者亦豈易乎
哉昔韓吏部譏荀與揚擇焉不精語焉不
詳及自援引大學止於正心誠意而無曰
格物致知云者伊洛大儒謂西銘某得此
意須得子厚筆力及其門者半年後方得
西銘者嗚呼傳道如程子猶有筆力不逮
之嘆博學如荀揚韓三氏不免於擇不精
之病况其下者乎今之僻邑窮廬之士於

所欲見之書蓋有皓首不能得者何可以
歲月計是則古人之文未必皆可錄非有
具眼者不能擇天下之書未必皆可觀非
好之而有力者不能致不但著作者之尤
難也原本附錄仲益所撰浮溪墓銘鄂州
所撰陶令祠堂記并程閣學邁胡司業仲
二傳鄂州於浮溪為鄉晚進意者文粹乃
所編定子孫誤以其手藁續抄于卷末耶
祠記已載小集中茲不重錄二傳則本集

所遺存之以俟好事者增入按仲在太學
與浮溪齊名時人語曰江南二寶胡仲沅
藻邁亦與浮溪同朝高廟深器之書御屏
曰文章汪藻政事程邁其並為當時所重
若此率懸書之而以浮溪本傳附刻銘文
後補其未備亦恐在其不可也予不文豈
敢懸疣附贅姑識板行之由以慶是編中
絕而復傳以慰世之欲免而未得者自審
菴始云或曰在昔孔門曰之學曰文行以

文與學行並言蘇長公亦有昌其詩不如
昌其氣昌其志之說所謂文者固係乎志
之發氣之充而亦曷嘗不自學行中來耶
淳溪與吳知錄書所重在文而排伊洛之
學誌汪伯彥纂謂乘輿南渡各不向之而
許以中興之功可謂予奪失當其賀中丞
啓有云厚德鎮浮英材經遠老成尚有於
典刑天下想聞其風采及草落職行詞用
驩堯少正卯為比盛稱於執政之初痛詆

於嚴譴之日何若是背馳哉噫予固謂就
其全集諸體中觀之是編可謂粹也已此
名集者之微意若夫氣節行實與其志之
所存學之所到則未暇竟其說而亦非末
學所敢輕議也况有東發之定論具載於
日抄者可參考也哉後二年歲在丙寅重
五日是為

正德紀元西充馬金汝礪父書于廬江郡
解

西京

仲二

馬家金

三不度城楊
西京仲二
馬家金

嘉慶庚申秋書友從金陵嚴長明家得書
數種歸即攜示內有鈔本淳溪文粹似
影寫明刻本余挿架本無是書且有吾郡
惠定宇及蔣辛齋兩先生圖記知為舊
藏吳中之物擬蓄之惜需直昂書止二冊
索白金二兩四錢已還之矣越一日有書船友
攜此刻本來一見即詫為希有問其直欲
得白金八錢因重取前本一勘始知鈔本出
嘉靖己卯重刊本而此猶正德盧江舊刻
也遂取兩本相勘嘉靖本殘闕殊甚以

俱完善珍寶之至用白金六錢易得手
補鈔本脫落用著數語於此冊尾以見
書之佳處必舊本為多云尔

十月二日挑燈書此於太白樓下

黃本

